

凱豐編譯

什麼是列寧主義

中國出版社  
出版

第三分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1108

# 什麼是列寧主義

(第三分冊·無產階級專政)

凱豐編譯



中國出版社

—037320—

# 什麼是列寧主義

——第三分冊——

編譯者 凱 豐

出版者 中國馬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書店

定價 每冊實價一元三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民國三十年六月三版

# 目錄

## 第四編 無產階級專政

### 第一章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三一九

一、國家的本質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三一九

(1)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三一九 (2) 資產

階級國家底軍事的官僚的機關……………三二四 (3) 國家是壓迫階

級的剝削工具……………三二八

二、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無產階級革命必需的條件……………三三三

三、在國家問題上反對無政府主義和布哈林的半無政府主

義錯誤的鬥爭……………三三六

四、資產階級的國家和它的形式……………三四一

(1) 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底掩飾的形式……………三四一

(2) 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底赤裸裸的恐怖的專政……………三四一

第二章 無產階級專政及其三個主要方面……………三四八

一、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的必然性……………三四八

(1) 斯大林同志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論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三四八 (2) 馬克思和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歷史上必然的過渡階段……………

三五四

二、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主要方面……………三五八

(1) 斯大林同志論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主要方面……………三五八 (2)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結束階級鬥爭，而是在新的形式下繼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三七三 (3) 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對於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的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三七八

三、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階段……………三八二

第三章 無產階級專政是國家的新形式、蘇維

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三八八

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特點是新形式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或蘇維埃的民主……………三八八

(1) 斯大林同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形式的國家，關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三八八 (2)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形式的國家……………三九九 (3) 巴黎公社是新形式國家第一次的歷史經驗……………四〇一 (4)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或蘇維埃的民主……………四〇四 (5) 蘇維埃的基本特點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四〇九

二、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工農政府口號的內容……………四一三

三、無產階級的國家的官僚主義的曲解、官僚主義的根源及與之鬥爭……………四二一

四、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和黨在裏面的領導作用……………四二四  
(1) 斯大林同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構」……………四二四  
(2)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共產黨的作用……………四三一 (3) 反對

托派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的專政看作一個東西……………四三四

## 第四章 高度的鞏固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爲的

準備國家衰亡的條件……………四四二

一、國家衰亡的歷史先決條件……………四四二

二、高度鞏固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爲的準備國家衰亡的條件……………四四九

三、爲鞏固蘇維埃國家而鬥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期加

強社會主義的紀律……………四五—

四、在現階段上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四五四

## 第四篇 無產階級專政

### 第一章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

#### 一、國家的本質是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專政

##### 1.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今日的遭遇，正和許多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領袖們和革命思想家們底學說，歷史上數見不鮮的遭遇一樣。大革命家常常舉生受着壓迫階級的虐待；他們的學說常常引起了壓迫階級切骨的痛恨，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當他們死了後，人們便企圖把他們奉為無害的神像，頌揚他們，表彰他們的名字來「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刪除革命學說



底內容，磨滅這個學說底革命鋒銳，糟踏這個學說。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是同樣用這種方法來「製造」馬克思主義的。他們忘記着、拋棄着、曲解着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們把資產階級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分，提在第一位，而加以頌揚。所有社會國家主義者，現時都儼然自號爲「馬克思主義者」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今天都在談論「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了，他們以爲這個馬克思爲進行劫掠式的戰爭訓育好了極有組織的工會！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情形之下，我們的任務，首先便是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的學說。因此我們便不能不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著作中引出許多長篇大段的引證來。自然，冗長的引文，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而且也難於通俗；但是這種引，是萬不能免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的全部章句，或至少是最重要的章句，必須盡可能地充分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够獨立地知道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底見解底總和，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證據確鑿地證明出來和一目瞭然地顯露出來。

我們現在先以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講起。這部書底第六版是一八九四年在斯都德牙爾出版的。我們必須從德文原版中翻譯出引句，因為該書的俄文譯本，爲數甚多，其中大半不是譯得不完全，便是譯得極不好。恩格斯在總結他的歷史分析時說道：

「國家絕不是從外面來強制社會的一個力量，也絕不是如黑格爾所斷定的什麼『道德觀念底實體』或『理性底外形和實體』。國家是社會發展到某個階段上的產物；牠是社會捲入了自己的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分裂爲不可調和對抗而又無法擺脫時的表現。而爲使這些對抗，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在無結果的鬥爭中互相消滅，并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爲必需了。這個由社會產生而超出於社會之上，且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疏遠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底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觀念，十分明確地表示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產生底地點和時間，就是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

調和的地點和時間，因為階級矛盾是客觀上不能調和的，所以國家也就會產生出來。倒過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對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却正在這個最重要的基本的觀點上開始的。這種曲解分成兩個重要的派別：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為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逼得他們不得不承認祇是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這樣來「修正」馬克思，說國家便是階級調和底機關。按馬克思底學說，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那末國家既不能發生，亦不能存在。而小資產階級和庸俗的大學教授們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呢！）則以為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按馬克思的學說，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階級的機關，牠建立一種「秩序」使這種壓迫成爲合法的，并使牠鞏固起來，同時以緩和階級底衝突。按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他們以為，緩和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打倒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方法。比方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關於國家底意義及其作用的問題，恰恰成了極嚴重，成了立刻行動，

而且是羣衆直接行動的實際問題，此時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都一齊完全傾向於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理論了。這兩個黨底無數的決議案和兩黨政治家底論文中，充滿了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的階級底統治機關，而這個階級不能和牠的對抗階級調和起來，——這一點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絕對不能了解的。他們對於國家的態度，極明顯地證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並不是社會主義者（這是我們布爾塞維克常常指明了的），而是喊些類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之曲解馬克思主義，更爲巧妙。牠在理論上並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牠忽視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牠是站在社會之上而「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疏遠」的一個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暴力革命，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起來和體現這個「疏遠的國家的政權機關」，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是馬克思從革命任務之具體的歷史的分析上所得出的一種最肯定的結論，在理論上已十分明白，而考茨基……所「忘記」了和曲解了的（我們以後還有詳細的說明），也正是這個結論。（見「列寧全集」中文本，

2. 資產階級國家底軍事的官僚的機關

恩格斯繼續說：

「……國家與宗法的（氏族或部落的）舊組織不同之點，第一就是牠依照地域來區分其治下的人民……」

這樣的一種區分，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可是牠曾與宗法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作了長期的鬥爭之後，才發生出來的。

「……國家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社會政權底建立。這個政權是和那個自行組織為一個武裝力量的民衆，已經不能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權所以必需，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之後，民衆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事了……。這個社會政權是在每一國家裏都存在着的。構成這個政權的，不僅有武人，而且還有物體的附屬品，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的機關——這些都是氏族社會（部落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裏更闡明命名爲國家的那個「力量」——由社會產生出來，超出於社會之上而又

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疏遠的一種「力量」——底概念。這個力量主要地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特殊的武裝隊伍，這些隊伍，還握有監獄等等。

我們之所以有權說特殊的武裝隊伍，是因爲一切國家所特有的社會政權是與武裝人民，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不能直接符合」的。

恩格斯像其他一切革命思想家一樣，盡力使覺悟的工人們，來注意盛行的、一般庸人所認爲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慣了的、而爲堅如玉石的偏見所奉爲神聖的那個事實。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之主要工具，——難道這能够不是這樣嗎？

在十九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底眼中看來（恩格斯底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親身經過，也沒有親眼看過一次偉大的革命），確實這不能不是這樣的。他們根本不了解「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是什麼。西歐和俄國的庸人，對於何以需要超出於社會之上而與社會疎遠的特殊的武裝隊伍（警察和常備軍）這個問題，一味假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底三言兩語，憑藉什麼社會生活複雜，什麼職權底分配一類的話，來作答覆。

這樣的憑藉似乎是「科學」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而蒙蔽主要的基本事實——社會分裂成爲

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的這個事實。如社會上沒有這樣的一個分裂，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其別於使用木棍的猿猴，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部落社會的人們之原始的組織，只在其組織底複雜程度上，但這樣的組織（註）總是可能的。

這樣的組織之所以成爲不可能，是因爲文明社會已分裂成爲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了，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裝，便會引起牠們間的武裝鬥爭，國家就此形成起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裝隊伍，也就由此造成出來；同時破壞國家機關的每次革命，明顯地表現給我們看，統治階級如何努力企圖恢復爲牠所御用的特殊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如何努力企圖創造這樣的新組織——不是爲剝削階級而是爲被剝削階級所御用的新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一段議論中，已經從理論上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特殊的」武裝隊伍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每次大革命都把這個問題切實地明顯地而且以羣衆行動底大規模形式在我們面前提出來。我們以後將看見這個問題在歐洲和俄國革命的經驗中怎樣具體地表現出來。

（註）即「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

但是我們現在再來研究恩格斯底敘述。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有些地方）這個社會政權是薄弱的（他這裏所講的只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和北美洲帝國主義以前的時代在自由的移民佔優勢的那些地方），但是一般的講來，這個政權是在加強起來的：

「……社會政權，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之劇烈，隨着鄰近國家之增大與其人口之增加，而加強起來的。試拿現在的歐洲來觀察一下就夠了，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把社會政權增到了這樣高的程度，牠竟有併吞全社會，甚至併吞國家的危險了……。」

這一段文字至遲不過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作於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此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托拉斯底完全統治，最大銀行之握有一切權力，以及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在法蘭西還只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甚至更要薄弱一點。從那時起，「侵略競爭」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初，全世界之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的列強所完全分割了。從此海陸軍備便無限地增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英、德兩國之互爭世界霸權和瓜分贓物的強盜戰爭，致使社會所有的力量被掠奪的國家政權所「吞食」的過程，走近完全的崩潰的局面。



還在一八九一年的時候，恩格斯就能够指出「侵略競爭」，是大列強之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可是到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當這種競爭已經加劇了許多倍而產生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國家主義底混蛋們，却利用「保護祖國」、「保護共和國和革命」等等的鬼話，來遮掩他們袒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底強盜的利益了！（同上，四——八頁）

### 3. 國家是壓迫階級的剝削工具

爲要支持超出於社會之上的特殊的社會政權，便需要賦稅和國債。恩格斯說：

「……官吏們掌握了社會政權和徵稅的權利，他們便成爲駕乎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從前人們對於部落（氏族）的社會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在現在的一般官吏們看來已經是不夠了，就假定他們能够獲得這種敬意的話……」對於官吏之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法律也訂立起來了。「區區一個小警察員」，其「職權」要大過部落社會的代表；可是甚至文明國家軍事首領，一見了部落酋長所享受的那種「不因威迫而發出來的社會底敬意」，也就要發生羨慕的心理。」

這裏已經講到關於成了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們底特權地位問題。同時指出了一個基本問題：

什麼使我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讀到下面就會知道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怎樣在實際上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而一九一二年考茨基又怎樣反動地來抹煞這一個問題。

「……既然國家是爲要控制階級對抗性而發生的；既然牠又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那末，按通例講來，牠便是最強有力的、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因而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並且由此獲得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對於奴隸和農奴的剝削機關，而且「現代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用勞動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也可以遇到例外的情形，使國家政權對於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暫時得到一種相當的獨立性，表面上鬚髯是這兩階級間的中間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君主專制政體、法國的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和德國的俾斯麥，都是這樣。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俄羅斯共和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這樣——當克倫斯基政府已經開始壓迫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後，曾經有一段時間，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已經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却還沒有充分的力量能夠來直接解散蘇維埃，此時的克倫斯基政府，就是這樣

的。

恩格斯繼續說：

「在民主共和國裏面，「財富間接地但因此却更可靠地運用牠的政權」，就是第一，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例如美國）；第二，用「政府與交易所之間的聯盟」的方法（如美國與法國等）。」

到了現在，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已經在所有民主共和國中，非常巧妙地把這兩種方法「發展了」，以擁護並實施財富底全部權力。舉例來說，如果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初創的頭幾個月當中，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在聯合政府中巴爾欽斯基先生對於一切約束資本家和防止他們掠奪行爲，以及阻止他們在軍事供給上盜竊國庫的種種方法，都實行怠工；如果巴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巴爾欽斯基相同的人來代替他的），他就從資本家方面獲得每年十二萬盧布薪俸的位置，以爲「謝禮」；那末，試問這是什麼？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加的聯盟呢，或「僅僅」是一種友誼的關係呢？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奧克遜切夫輩與斯可比列夫輩

底作用究竟怎樣呢？他們是那些劫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同盟者呢，抑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呢？

在民主共和國中，「財富」底全部權力之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為牠不依靠着資本主義惡劣的政治外形。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最好的可能的一種政治外形，所以資本一經握住了（經過巴爾欽斯基輩、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等等）這一種最好的外形，牠就很可靠、很有把握地建立自己的政權，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無論何種人物、機關政權之變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我們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為資產階級統治底工具。他很明顯地估計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久長經驗，同時他說，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這種制度在現代的國家中，不能而且永遠不會給予再大的結果。」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如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們——西歐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他們對於這種普選制都正在希望着「更大的結果」。他們自己起一種妄念，而且用這種妄念去鼓動民衆，以為普選制「在現代的國家中」真正能够表現大多數勞動

羣衆底意志，而且能够担保這種意志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一種妄念，只能指出：恩格斯底十分明顯的、確定的和具體的申說，在「正式的」（就是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黨底宣傳和鼓動中，到處都被曲解。以後，我還要敘述恩格斯和馬克思關於「現代」國家的見解，那時我們將詳細地說明此地恩格斯所駁斥的這個觀念底全部虛偽性。

恩格斯在他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作了一個總結，其詞如下：

「於是，可知國家不是向來就存在的。從前有過沒有國家的社會，在這些社會裏面，簡直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爲何物。在經濟發展的某一個階段上——這個階段必須與社會之分爲各階級的分裂有連帶關係——國家就因這一個分裂而成爲必要了。我們現在正在快步地行近到生產發展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此等階級不僅再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還成爲生產底直接障礙。將來階級之歸於消滅，則國家也必然隨之而消滅。在一切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底基礎之上，按新的方法而組織生產的社會，要把整個的國家機器送到最適宜於牠的地方去：就是送到古品博物館中去，與紡線車和黃銅斧一併陳列起來。」

這一段文字，在現代社會民主派的宣傳和鼓動的作品當中，是很難得遇見的，即使有時引用了這一段文字，他們也往往似乎是崇拜偶像，就是說，對恩格斯表示一種正式的敬意，而絕對不想去思考一下，「要把整個的國家機器送到古品博物館中去」，先要有何等深刻而廣闊的革命。他們甚至常常不懂恩格斯所稱爲「國家機器」的是什麼東西。（全上，八一—一二頁）

## 二、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無產階級革命必需

### 的條件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以前幾個月，一八七〇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的工人們，向他們證明推翻政府的企圖，是失望的蠢動。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最後的決戰已逼到工人們頭上來，使他們不得不出而應戰，而且暴動已成爲事實的時候，雖然當時有許多不利的朕兆，然而馬克思却以極大的熱忱，來慶祝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馬克思並不固守迂儒的非難，對於「不及時的」運動的非難，如臭名昭著的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哈諾夫一樣；普氏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勵工農奮鬥的文字，可是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他却大喊自由主義的呼聲：

「本來不應用武器」。

然而馬克思不僅因「衝天」（馬克思的話）的「巴黎公社」社員們底英勇精神而大喜；而且他認為這次羣衆的革命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目的），是有偉大意義的歷史經驗，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相當的前進，是較之幾百條綱領和議論尤爲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以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底教訓，在這個經驗底基礎上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些便是馬克思自己所認定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於「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的「修改」，他已經根據「巴黎公社」社員底革命經驗而實行做到了。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最後的一篇序言，由兩位著者簽名的序言，是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作的。在這篇序言中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有些地方現在已經陳舊了」。他們又說：

「……特別是「巴黎公社」證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器，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單括號中的詞句，是從馬克思著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摘引出來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黎公社」底一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看得異常重要，而把牠作為對於「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修改。

非常令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恰恰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共產黨宣言」底讀者，即使沒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不明瞭這個修改底意思。我們以後要特闢一章，對於這種曲解更詳細地加以討論。現在我們所要指出的，就是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底名言之流行的庸俗的「了解」，在於認為：似乎馬克思在這裏著重遲緩發展底觀念，而與奪取政權對立起來，諸如此類等等。

實際上正是相反。馬克思底意思就在於：工人階級應當破壞並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僅限於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就是說，正在「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寫給庫格曼的一封信裏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底最後一章，你就可以看見，我認為



法國革命以後的企圖，是在於：並不是把官僚和軍事的機器以一手轉交他手，如今日以前一樣，而是要破毀牠（馬克思底重點；在原文上有 *Zerbrechen* 一字），而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正是如此。我們英勇的巴黎公社同志們底企圖，也恰恰就在這裏」（見 *Neue Zeit* 第二十卷第一期第七〇九頁，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號）。

「破毀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器」這幾個字，已經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任務問題之主要教訓，簡明地表白出來了。現在盛行一時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完全忘却了的，並且公開曲解了的，也正是這個教訓！（同上，三四——三六頁）

### 三、在國家問題上反對無政府主義和布哈林的半無

#### 政府主義錯誤的鬥爭

在這裏，我要引證一九一六年列寧與布哈林關於國家問題所發生的著名的理論上的爭辯。這一點對於我們很是重要，以便揭露布哈林底太不量力的野心，想去教訓列寧的這種野心，同時也可揭露他在這樣的重要問題上，如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階級鬥爭問題等等上的理論弱點底根源。

大家知道，一九一六年在「少年國際」雜誌上登出布哈林底一篇文章，署名爲 *Nota Bene*，這篇文章在事實上是用來反對列寧的。布哈林在這篇論文內寫道：

「……要是認爲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在於前者贊成國家而後者反對國家，那就完全錯了。實際上區別就在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想要組織新的社會生產，作爲集中的，即是技術上最進步的生產，而不集中的無政府主義的生產，却只是退步到舊的技術，舊式企業……。」

「……社會民主黨是，或者至少應當是羣衆底教育者，對於這個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必須着重指出自己在原則上敵視國家的態度……。現在的戰爭已經指明國家觀念底根蒂是何等深入到工人底心靈內去了。」

列寧批評布哈林底這些觀點。於一九一六年發表了一篇專門論文回答：

「這是不對的。作者提出的問題是，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而所答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另一個問題——他們對將來社會底經濟基礎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這當然是很重要和必要的問題。可是並不因此而就可以把社會主義

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上的主要區別忘記。社會主義者主張在謀工人階級底解放的鬥爭中利用現代的國家及其各機關，同樣也主張必須利用國家作為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特殊過渡形式。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樣的過渡形式，牠也是一種國家。無政府主義者想「取消」國家，想「炸毀」(Sprenge)它，如Nota Bene同志在一個地方就這樣說而把這種觀點誤推在社會主義者頭上。社會主義者，——可惜作者把恩格斯關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引得太不完全了，——認為，在資產階級被剝削以後，國家就要衰亡，「漸漸」「死去」……。

「……要想「着重指出」對於國家的「原則上敵視態度」，就要真正「明白」懂得這種態度，而作者恰恰就沒有明白性。『國家觀念底根蒂』這種話，是完全糊塗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並不是「國家觀念」碰着了國家觀念底否定，而是機會主義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態度去對待國家）碰着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政策（這種政策，就是以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態度去對待資產階級的國家和以這樣的態度去利用國家來反對資產階級，以便推翻這階級）。

這是完完全全不相同的東西。」（「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九六頁，「少年國際」。）這裏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布哈林是滾入了何等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泥潭，這大概是明白了吧！斯騰說道：那時列寧還沒有盡量規定「炸毀」國家底必要。而布哈林雖然是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却已着手去規定這個問題。

斯大林繼續說道：斯騰同志，不是的，現在講的不是關於這一點，現在講的是對於國家的一般態度，是關於這一點，就是依布哈林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在原則上仇視任何國家，工人階級底國家也在其內。

斯騰說道：那時列寧只講到關於利用國家的問題，而關於「炸毀」問題，他在批評布哈林時候，却絲毫也沒有講到。

斯大林繼續說道：斯騰同志，你弄錯了。敢給你担保，這裏講的是關於依布哈林（以及無政府主義者）底意見，工人階級應當着重指明自己對於任何國家，因而也是對於過渡時期的國家，對於工人階級底國家的原則上的仇視態度。你試去向我們的工人解釋，說工人階級應當極力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國家。布哈林在「少年國際」雜誌上的論文中所

發揮的主張，就是否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的主張。布哈林在這裏忽略過了一件「小事情」，就是他忽略過了一整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工人階級如果的確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便不能不要有自己的本身所有的國家。這是第一。第二，說列寧同志在自已的批評中沒有講到關於「炸毀」，「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列寧不僅講到了這種理論，這從我們所引過的那段話內可以看出來，而且他還批評它，說它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提出關於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創造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理論來與它對立。末了，不要把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國家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理論混爲一談。同志們中間有人喜歡把這兩個不同的觀念混爲一談，認爲它們都是同一個思想底表現，可是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列寧在批評無政府主義的關於「炸毀」和「取消」一般國家的理論的時候，正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關於「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理論爲出發的。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列寧主義問題」上卷四四六——四四九頁）

## 四、資產階級的國家和它的形式

### 1. 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底掩飾的形式

我已經叫你們去參考恩格斯著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在那本書內正是說到，任何國家，在那裏要是存在着對土地和生產工具的私有財產制，那裏就還是資本佔統治；那怕它是民主的，它還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它還是在資本家手裏的機器，爲着壓服工人階級和最貧苦的農民。而普選權、立憲會議、國會這只是形式，這只是它的一種支票，一點也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

國家的統治形式可以是不同的：資本用一種方式表現出自己的力量，那裏就有一種形式，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出自己的力量，就有另一種形式，但是本質上政權仍在資本的手裏，因爲有民主共和國，就有資格限制的法律以及其他，甚至愈是民主的共和國，那末資本主義的統治愈是卑鄙和無恥。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北美合衆國，無論那裏沒有像這個國家那樣（誰要是在一九〇五年後到過那裏，誰就大概可以知道），無論那裏資本的政權、少數財閥的政權對於整

個社會的統治，沒有像在美國這樣的卑鄙，這樣公開的賄賂。要是資本存在並統治整個社會，那麼任何民主共和國，任何選舉權，一點也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

民主共和國和普選權，與農奴制度比較起來是極大的進步：它們使無產階級有可能來達到這樣的聯合、這樣的團結，無產階級有這種團結，來組成了這樣嚴格的有紀律的隊伍，這個隊伍與資本進行有系統的鬥爭。甚至與農奴式的農民一點也不相同，更不用說奴隸了。我們知道，奴隸暴動過，進行過騷動，公開宣佈過國內戰爭。但是，他們從來不會造成自覺的大多數，造成領導鬥爭的政黨，他們從來不會清楚的了解爲什麼目的而前進，甚至就是在歷史上最革命的時機，他們常常表示是統治階級手裏的走卒。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議會、普選權，——所有這一切，從全世界社會發展的觀點上看來，表現出很大的進步。人類進到了資本主義，也只有資本主義，由於城市的文化，給無產者被壓迫階級以可能使它自己覺悟，並創立這樣一種全世界的工人運動，使全世界及百萬的工人組織在政黨內，使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自覺地領導羣衆的鬥爭。沒有議會制度，沒有選舉制度，工人階級這樣的發展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爲什麼在最廣大羣衆人們的目光中，所有這一切獲得如此重大的意義。這就是爲什麼一種轉變是這樣困難的。不僅是自覺的僞

君子、學者、侶僧支持和擁護資產階級的謠言，說國家是自由地和天賦地保護一切人的利益，而且大批的人民，他們老實的重複舊的成見，他們不能了解從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不僅是那些直接依賴資產階級的人們，不僅是那些受資本壓迫的人們，或是那些為資本所收買的人們（為資本服務的包括各種羣衆、學者、藝術家、牧師等等），而且是那些簡單的受資產階級自由的成見所影響的人們，——所有這些都摩拳擦掌反對在全世界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他們的根據就是因為蘇維埃共和國拋棄了資產階級的謠言，並公開的聲明：你們稱自己的國家為自由的，其實，此刻還有私有財產，那怕你們的國家是民主共和國，它不外乎是資本家手中一部壓迫工人的機器，愈是民主的國家，愈是明顯的表現這一點，這個例子，就是歐洲的瑞士，美洲的北美共和國。雖然這是民主的共和國，——無論它怎樣美麗的裝飾，那怕它怎樣說一些勞動民主的詞句，一切公民平等的詞句，無論那個地方的資本的統治也沒有像這些國家這樣的無恥，這樣的無情，無論那個地方也沒有看得這樣清楚。在瑞士和美國，事實上是資本佔統治，工人任何企圖達到自己地位的某些改善，立即就要遇到國內戰爭。在這些國家內士兵和常備軍較少，在瑞士有警察，每一個瑞士人的家裏都有武器，在美國在最近一個時候沒有常備軍，但是當罷工發生時，資產階



級武裝起來，僱用兵士，並鎮壓罷工，而且沒有一個地方鎮壓工人運動像在瑞士和美國那樣無情的兇惡。而且也沒有一個地方像瑞士和美國資本在議會所表現那樣有力的影響。資本的力量是一切，交易所的力量是一切，而議會、選舉這不過是傀儡、玩具。但是愈往前走，特別是從我們剛剛經歷的這次大戰的流血屠殺後，工人的眼睛也就會愈睜得大，蘇維埃政權的思想也就會愈傳播得廣。工人階級更加明白，必需與資本家作無情的鬥爭。

無論用什麼形式掩蓋的共和國，即使就是最民主的共和國，但是如果它是資產階級的，如果在它裏面仍保持着對土地、製造廠、工廠的私有財產制，如果私人資本仍使整個社會成爲僱用奴隸，即是說：如果在它裏面還沒執行我們黨的黨綱和蘇維埃憲法所宣佈的東西，那末這個國家就是一部份人壓迫另一部份人的機器。而我們却把這部機器奪取到這樣一個階級的手裏——它應當推翻資本的政權的階級的手裏。我們拋棄一切舊的成見，說國家是全體平等的，——這是欺騙，此刻還有剝削，就不能平等。地主不能與工人平等，飢餓者不能與飽食者平等。有些人們在所謂國家這部機器面前，迷信的崇拜，並且相信舊的神話，說這是全民的政權，——無產階級拋棄這部機器，並且說：這是資產階級的造謠。我們取消資本家的這部機器，我們自己奪取這部機器。

我們用這部機器來破壞一切剝削，當在世界上沒有可能剝削的時候，沒有土地所有主工廠所有主的時候，沒有一些人飽食終日而另一些人飢寒交迫的時候，——只有這個時候才有可能不要這部機器，只有這個時候我們才把這部機器拿去毀壞。那時沒有國家，沒有剝削。這就是我們共產黨的觀點。（摘譯自「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論國家」，三七四——三七七頁，一九一九年）

## 2. 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底赤裸裸的恐怖的專政

在幫着資產階級壓迫工人階級與麻痺無產者警覺性的社會民主黨之外，還有法西斯主義。

帝國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加厲與內戰因素的增加——尤其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後，——引起了議會政治底破產。「新」的統治方法和形式於是應運而生（例如「小內閣制」，即財政寡頭的集團站在幕後主持一切；「國民代表制」底作用底偽造與衰落，「民主自由」的減縮與取消等）。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反動的進攻過程，採取法西斯主義形式。這些條件是：資本主義關係底不穩固非階級化的社會成份底大量存在；城市小資產階級及知識份子等廣大階層底赤貧化；鄉村小資產階級的不滿；最後，無產階級羣衆行動底真正的威脅。資產階級爲着保障它的政權以較大的恆久與鞏固，便不得不由議會制度過渡到法西斯主義的方法，這種方法是不依靠政

黨間的關聯與結合的。法西斯主義本是資產階級直接專政的方法，而在思想方面却文飾以「國民聯合」，「職業代表」（實際上只是統治階級各種集團的代表）的觀念。這種方法，是藉着特有的社會的武斷宣傳（如反猶太主義，間或對於高利貸資本的攻擊，對於議會政治的「空談館」的憤怒）來利用小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等羣衆的不滿，它是以建立法西斯主義鬥爭團體，法西斯主義黨部與法西斯主義官僚制度堅固的僱傭等級制來實行收買的方法。法西斯主義並利用一般工人底不滿社會民主黨的消極等，也企圖打入工人羣衆中爭取其最落後的階層。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目的，是在消滅工人階級的革命先鋒，即消滅無產階級中底共產主義的部份及其幹部。巧言惑衆的社會的武斷宣傳、收買手段與積極的白色恐怖，以及對外政策上極端增長帝國主義的侵略性，這些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在資產階級特別危急的時期，法西斯主義也利用反資本主義的詞句；一到它已鞏固了它的政權時，便即刻拋却反資本主義的假面具，露出了大資本底恐怖專政的真面目來了。

適應着當時的種種的政治情形，資產階級或者用法西斯主義的方法，或者用聯合社會民主黨的方法；不過社會民主黨在資本主義危急的時期也常常盡着法西斯主義的作用。社會民主黨在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着它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但這並不防止它在政治情況變動了的時候又觀然出現爲反資

產階級政府的反對黨。法西斯主義以及與社會民主黨的聯合，二者對於「正」常的資本主義都不是平常的方法。這表明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的存在，因而資產階級才運用這兩種方法以圖阻止革命的進展。（「共產國際綱領」，中文本，二二——二四頁。）

## 第二章 無產階級專政及其三個主要方面

### 一、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的必然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中間，有一個由前者轉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適合於這個時期的，為政治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的國家，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外，便不能有其他的國家」（馬克思，「哥達綱領批評」）

1. 斯大林同志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論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首先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問題。無產階級革命，這革命底運動、規模、成績，祇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够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武器，是革命底機關，是革命底最主要支柱，它的使命就是

要：第一，鎮壓已被推翻的剝削者底反抗和鞏固自己的成績，第二，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將革命進行到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戰勝資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這是革命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也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發展相當階段上創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特殊的機關以作爲自己的基本支柱，那麼他就不能够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不能够保持勝利和向前進到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

「革命底基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列寧）。這是不是說，事情祇限於取得政權，奪取政權呢？不，不是的。取得政權——這僅僅是事情底開始。資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之後，由於許多原因，在長時間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強有力些。因此全部任務都在於要保持政權、鞏固政權，使它必勝不敗。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怎樣辦呢？爲要做到這一點，至少是必須執行下面三個任務，這些任務在革命勝利後「第二天」便要擺在無產階級專政面前：

(1) 撲滅那些爲革命所推翻了的和所剝奪了的地主和資本家底反抗；消滅他們陰謀恢復資本政權的一切的和任何的企圖。

(2) 用團結一切勞動者於無產階級周圍的精神來組織建設工作，並使這工作向着那準備消滅

和肅清階級的方向進行。

(3) 將革命武裝起來，組織革命底軍隊，以便與國外敵人鬥爭，與帝國主義鬥爭。

爲了執行和完成這些任務，便必須要有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說：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整個的歷史時代。當這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削者必然還希望復辟，而這種希望便變爲復辟的嘗試。在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被推翻了剝削者——他們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他們不相信這點，沒有想到這點——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起來鬥爭，謀恢復他們的已被奪去的「天堂」，謀他們的家庭幸福——他們的家庭從前過着多麼甜蜜的生活，而現在則被這般「下賤人」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弄到從事「下賤的」勞動……）。而在剝削者資本家後面，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跟着。幾十年來各國歷史的經驗證明，小資產階級是猶豫和動搖不定的，今天跟着無產階級走，明天則因革命底困難而恐懼，因工人底初次失敗或挫折而心慌意亂，神經錯亂，東奔西竄，痛哭流涕，在兩個營壘間跑來跑去」（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五五頁）

而資產階級做復辟底嘗試是有它的根據的。因為資產階級在被推翻以後，在長時期內還比推翻了它的無產階級有力些。

列寧說：

「要是剝削者僅在一國內被打倒了——而這一點當然是普通的事情，因為在幾個國家內同時發生革命乃是少有的例外，——那末他們仍舊還是比被剝削者強有力些。」（參看同上第一卷三五四頁）

第一，「就在於國際資本底力量，就在於資產階級底國際聯繫底力量和結實性。」（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第二，就在於「革命以後，剝削者在長時期內保存着許多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還有金錢（立刻消滅金錢是不可能的），還有某些動產（往往是很多的），還有相互的聯繫，組織底和管理底技能，還有一切管理「祕訣」（習俗，方法，手段，機會）底知識，還有較高的教育程度並接近於高等底技術人員（那些過着資產階級式的生活與抱着資產階級思想的人），還有比較大得不可計量的軍事技能（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三五四頁）



第三，「就在於習慣勢力，就在於小生產的勢力，因為，可惜得很，小生產在世界上還保留着很多很多，而小生產則經常地，每日每時，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為「消滅階級，這不僅僅是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點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還是消滅小的商品生產者，而這種人是不能驅逐的，不能鎮壓的，應該和他們共居，能够（而且應該）改造他們，教化他們，而且只能用很長久的、緩慢的、謹慎的組織工作來改造他們，教化他們。」（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和一九〇頁）

正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爲要反對強有力的敵人起見，爲要反對資產階級起見而進行的最厲害的、最尖銳的、最殘酷的戰爭，而資產階級底反抗，將因它自己之被推翻而增加十倍，「……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反對舊社會底勢力及其傳統起見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見同上卷第一七三和一九一頁）

顯然用不着證明，要在短時期內來完成這些任務，要在幾年內實行這一切，那是絕對不可能

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把無產階級專政，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看做是一個很短的時期，看做是一些「最革命的」動作與訓令，而應該把它看做是整個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中充滿着國內戰爭和國外衝突，堅忍的組織工作和經濟建設，進攻和退守，勝利和失敗。這一個歷史時代之所以需要，不僅是爲了創造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底經濟和文化的先決條件；並且是爲了使無產階級能够：第一，教訓並鍛鍊自己成爲一種能够管理國家的力量；第二，教化並改造小資產階級的階層，以便保證社會主義生產底組織。

馬克思曾告訴工人說：

「你們應當經受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不僅是爲了改變現在的社會關係，而且是爲了改變你們自己而使你們自己變成爲能够進行政治統治的人材。」（參看「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五〇六頁）

列寧繼續了和更加發展了馬克思底這個思想，他說：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須要教化成百萬的農民和小業主，成十萬的職員、官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使他們都服從無產階級的國家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戰勝他們中間的資產階

級的習慣和傳統」，同樣，也必須「……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在長期的鬥爭中來教化無產者自己，他們不是立刻便能脫除他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成見，不是用奇術、依聖旨、一提出口號、一通過決議、一公佈法令、便能脫除這些成見的，只有與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作長久的、艱難的羣衆鬥爭，他們才能够擺脫這些成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八和二四七頁）。

（摘自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四八——五二頁）

2. 馬克思和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歷史上必然的

### 過渡階段

在我們報紙上今年七月二十二日登載的一篇小品文內，你們罵我堅持國家和工人階級專政，而你們則相反的贊成一般的消滅階級的差異。我們不懂得這個修正。

你們很好的知道，在「共產黨宣言」內（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前印的）十六頁上說：「如果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然要團結爲階級，經過革命使自己成爲統治的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強力消滅舊的生產條件，那末，與舊的生產條件一起它也要消滅階級擁立的存

在條件，一般的消滅階級，因而也消滅它自己的階級統治。」

你們知道，在「哲學之貧困」內，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前我擁護過這個觀點，以反對普魯東。

最後，在你們所批評的我的同一篇文章內（「新萊茵報」第三本，三二頁），說：「這個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不是別的，就是宣佈不斷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是必然的過渡階段，是取消一切階級差異、取消這些階級差異所依賴的生產關係、取消與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改變從這些社會關係中所產生出來的一切人們所必然的過渡階段。」

（「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給編者的聲明」一八五〇年）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一信的摘要披露於 *Neue Zeit*（第廿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上，那封信裏却有下面一段出色的議論：

「至於講到我呢，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的功勞和發現各階級間之鬥爭的功勞，都是不屬於我的。在我以前，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老早就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已經敘述過各階級之經濟的解剖。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明下列各項：

（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所特有的一定的歷史上的鬥爭相聯繫着的；（二）階級鬥爭必然要進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不過是消滅一切階級而進到無階級社會的一個過渡……。

在這一段話裏面，馬克思極鮮明地表示了：第一，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家底學說，有重要的根本的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一般人常常說馬克思學說中之要點便是階級鬥爭。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而且從這個錯誤中往往就發生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曲解，改造馬克思主義，使之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因爲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所創造，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創造的，一般地說來，這種學說是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僅僅承認階級鬥爭的人，還不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還許是未脫離資產階級之思想和資產階級之政策之圈套。以階級鬥爭的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裁切了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使它成爲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大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這一點，我們必

須在這塊試金石上去試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和承認。當歐洲底歷史使工人階級實際上去解決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都變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是毫不足怪的。考茨基著的「無產階級專政」那本小冊子，出版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我著的此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他這本小冊子便是小資產者之曲解馬克思主義和口頭上虛偽地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完全背棄它的一個榜樣（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爲主要代表的現在的機會主義，完全站在以上馬克思所說明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爲這個機會主義承認階級鬥爭底範圍祇以資產階級關係底範圍爲限（而在這個範圍以內，無論那一個有智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恰沒有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空前劇烈的階級鬥爭以及此鬥爭具有空前尖銳的形式的一個時期，所以這個時期底國家，必然應爲新的民主的（代

表無產階級和一般貧民的)國家和新的專政的(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

再則，只有那些能够了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任何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劃分資本主義與「無階級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的整個的歷史時代所必需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之實質。資產階級國家底形式非常複雜，可是它們的本質只有一個：所有這些國家歸根結底必然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自然不免有極豐富而極複雜的政治形式，可是它們的本質也必定只有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全集」，中文本，第十二卷，三一—三三頁，解放社版)

## 二、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主要方面

1. 斯大林同志論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主要方面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顯著特點，在什麼地方呢？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革命間的區別，可以歸納成爲以下的五個基本要點：

第一，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多少現成的形式已經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

發生的，因為這種形式在公開的革命開始以前，就已經在舊制度底胎胞中生長和成熟了；而社會主義革命却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底現成形式還沒有存在或者差不多還沒有存在的條件之下開始發生的。

第二，資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和使這政權適合於現有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而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任務，却是在奪取政權以後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

第三，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以奪取政權來完成的。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祇是革命底開始，同時政權則被利用來作為改造舊經濟、建設新經濟的槓杆。

第四，資產階級革命祇限於用這一個剝削者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者集團去掌握政權，所以它不需要打破舊的國家機器，而無產階級革命却要取消所有的和各種的剝削者集團底政權，而使全體勞動的及被剝削的羣衆底領袖——無產階級——去掌握政權；所以它一定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和用新的去代替這個舊的。

第五，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在多少長久的時間內把成千百萬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團結在資產階級周圍，這正是因為這些羣衆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革命，如果它想要完



成它的基本任務——鞏固無產階級底政權，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那末它就能够而且應該使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去同無產階級結成長期的聯盟，這正是因爲他們都是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幾個基本原理吧：

「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就是：對於由封建制度中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革命，還在舊制度的胎胞裏，新的經濟組織就已經逐漸形成，這些經濟組織就逐漸更改着封建社會底所有各方面。在資產階級革命面前，祇有一個任務，這任務就是掃除、拋棄、破壞舊社會底一切束縛，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只要是完成了這個任務，它就完成了它所應當做的一切事情，因爲，它加強着資本主義底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却處在完全別樣的情況中。因爲歷史底轉折步驟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越是落後，那末，它要由舊的資本主義的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關係，也就越是困難。這裏除了破壞的任務以外，更加上一種新的、空前困難的任務——即組織的任務。」（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列寧接着又說：

「如果俄國革命底那個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偉大經驗的民衆創造力，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還沒有創立蘇維埃，那末，他們在十月間就決不能取得政權，因為勝利是要依靠那包括有千百萬羣衆的運動底那些現成的組織形式存在與否爲轉移。蘇維埃便是這種現成的形式，而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我們在政治方面就得了那些爲我們後來所經過的美妙的成功和節節勝利的進展，因爲在當時，新的政治的形式已經預備好了，而我們祇要發下幾道命令來把蘇維埃政權從革命最初幾月裏的胎兒狀態中變成爲法定的、在俄羅斯國家內奠定了的形式——變成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一五頁）

列寧說：

「還剩下了兩個極困難的任務，對於這些任務的解決，決不能像我們的革命在最初幾月裏所經過的那種節節勝利的進展那樣。」（參看同卷第三一五頁）

「第一，這就是內部組織的任務，這就是擺在一切社會主義革命面前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正是在於：資產階級革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關係底現成底形式，

而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的政權——則得不到這些現成的關係，如果不拿資本主義底最發展的形式來講；而且就是這種最發展的形式在實際上也祇是包含工業底很少的上層部分；而在農業中却還完全很少涉及。組織統計工作；監督那些最大的企業，把整個國家的經濟的機械變成爲一個統一的大機器，變成爲一個使千百萬人衆都按照一個計劃來做工作的經濟機關——這就是當時放在我們肩膀上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任務。據現時的勞動條件看來，這個任務決不能用高呼「萬歲」來解決，如我們以前解決了國內戰爭底任務那樣。」（參看同卷第三一六頁）

「第二個莫大的困難……就是國際問題。我們能够那樣容易地征服了克倫斯基底黨羽，那樣容易地創立了政權，那樣毫不費力地得到了關於土地社會化的和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法令，——如果我們這樣容易地得到了這些東西，那末這祇是因爲在當時所徵幸湊合成了的條件，會暫時給我們擋開了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具有自己的資本的莫大勢力，具有自己的高度組織的軍事技術，這軍事技術是國際資本底真實的力量，真實的要塞，這樣的國際帝國主義無論如何，無論在什麼條件之下，都是不能與蘇維埃共和國和平共居的，這也是由

於它自己的客觀地位，也是由於由它所代表的那個資本階級底經濟利益，——這是因為商業的聯繫，國際的財政的關係。在這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裏就擺着俄國革命底極偉大的困難，它的極偉大的歷史問題——必須解決國際的任務，必須引起世界的革命。」（參看同卷第三一七頁）

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內部性質和基本意思。

如果沒有暴力的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那末是不是可以完成這種根本改造舊的資產階級制度的事業呢？

顯然是不可以的。若以為可以和平地，在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底範圍中，完成這樣的革命。——那末，這或者就是神經錯亂和喪失人類的常態意識，或者是粗魯地和公開地離開無產階級革命。

我們應以很大的力量 and 很堅決的態度來着重指出這個原理，尤其是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暫時還祇是在一個國家內得到了勝利，這個國家正被那些仇視它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着，而且國際資本又不能不幫助這個國家裏的資產階級。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被壓迫階級底解放，不僅是非有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七三頁）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在口頭上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而實際上則是資產階級底奴僕——說：首先要使大多數的人民，在保存着私有財產制度的情形下面，就是在保存着資本底政權和資本底壓迫的情形下面去表示贊成無產階級底政黨，只有在那個時候，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够和才應該拿取政權。」（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我們却說：首先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打倒資本底壓迫，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那時候，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便能很快地取得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們底同情與贊助，因爲它能够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參看同卷同頁）

列寧繼續說道：

「無產階級爲了要取得大多數的民衆，第一，它應該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得國家政權；第二，它應該粉碎舊的國家機關而施行蘇維埃政權，這樣它就能够立刻破壞資產階級及小資

產階級妥協派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的統治、威信與影響；第三，牠應該用革命手段，用剝奪剝削者的方法來實現那些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底經濟要求，以便澈底的打破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妥協派在大多數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中間的影響。」（參看同卷第六四一頁）

無產階級革命底明顯的特徵就是這樣。

既是這樣，那末如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內容，則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特點又是怎樣呢？

請看列寧給無產階級專政的一般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底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底形式裏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了勝利的和已經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這階級鬥爭是爲要反對那個已失敗了的，可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是爲要反對那個加緊了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

三二頁）

列寧在反對把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政權，「普選」政權，與「非階級的」政權混為一談的時候說：

「把政治統治奪得在自己手裏的那個階級，在奪取這個政治統治權的時候，牠已覺悟到掌握政權的就是它獨自一個階級。這一點是包含在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以內的。祇有當一個階級知道，祇有牠獨自拿取政權，而不用「全民的、普選的、全民認為神聖的」政權這些空話來自欺欺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才有意思。」（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八六頁）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個階級底政權，無產階級底政權，這個不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而且也不能和別的階級瓜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政權，為要實現自己的目的起見，並不需要什麼幫助，並不需要與其他階級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結成聯盟。恰恰相反，這個政權，一個階級底政權，祇有獲得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尤其是農民的勞動羣衆間的特殊形式的聯盟，才能建立和實行到底。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究竟是什麼呢？牠的本質是什麼呢？一般說來，這種與別的非無產階級

的勞動羣衆間的聯盟，是否與一個階級專政的思想相矛盾呢？

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這個聯盟底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這種特殊形式的聯盟，就在於：國家的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領導者是一個黨、無產階級底黨，共產黨，這個黨並不與而且不能與別的政黨瓜分領導權。

由此可見，這裏矛盾僅僅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

列寧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底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大多數勞動羣衆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底特別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爲最終地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這是特別式樣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即猛烈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底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中立派」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就從關於鬥爭的協定變成關於中立的



協定)。即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之間的聯盟。」（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一一頁）

加米業夫在他自己的某一個指導報告中，在反對這樣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說道：

「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見「真理報」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

我認爲，在這裏，加米業夫首先就是指我所著的「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這本小冊子裏的一個地方說的，這個地方底原文就是：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政府的上層機關，並非什麼由「有經驗的戰略家」用顧慮周到的手腕來「精巧地」「挑選出來的」，並「精明地依靠着」人民中某些階層的這種上層機關。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勞動羣衆爲推翻資本，謀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而建立的階級聯盟，並以無產階級做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爲條件。」

我現在還是完全擁護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底定義，因爲我認爲，牠與列寧底那個剛才由我們引證過的定義是完全符合的。

我斷定說，加米業夫用這種肯定口氣所說的關於「專政不是一個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的話，是與列寧底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沒有絲毫相同之處的。

我斷定說，祇有那些不懂得聯盟思想底意思，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思想底意思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思想底意思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這個提綱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提綱就是：

「當革命在其他各國還沒有到來的時候，祇有和農民妥協才能够拯救俄國底社會主義革命。」（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三八頁）

祇有不懂得列寧底以下的原理的人們，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個原理就是：

「專政底最高原則就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 and 國家政權。」（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六〇頁）

列寧在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底重要的目的之一——即壓倒剝削者這個目的——的時候說道：

「專政底科學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東西所限制的，不受任何法律，絕對不受任何規則所拘束的，直接憑藉於暴力的政權」……「專政就是（請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永遠記着）不受

限制的，憑藉於暴力而不是憑藉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一切已獲勝利的政權都祇能成爲專政。）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四一及四三六頁）

可是，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然而，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只是包含有暴力。

列寧說：

「固然，專政是非有暴力不可的，但是，專政並不僅僅只是暴力；它並且還是比以前的勞動組織更高的勞動組織。」（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施行的暴力，而且甚至於主要的並不在於施行暴力。這個革命暴力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機與獲得成功底保證，就在無產階級是代表和實現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力量底來源和共產主義必然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三五到三三六頁）……「它的（就是說，專政底，——斯大林註）主要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底先進部隊，勞動羣衆底先鋒隊，勞動羣衆底唯一領導者——無產階級底組織性與紀律性。無產階級底目的就是造成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上的階級劃分，使社會上的全體人員都成爲勞動者，消滅任何由人剝削人

的剝削制度底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立刻實現的；它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因為生產底改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為社會生活一切部門底根本改變需要時間；這是因為祇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征服這種巨大的習慣勢力——拘守小資產階級性的和資產階級性的管理方式的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底整個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請參看同卷第三一四頁）

無產階級專政底顯著特點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有三個基本要點：

第一，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鎮壓剝削者，以便保衛國家，以便鞏固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的聯繫，以便發展全世界各國底革命和這些革命達到勝利。

第二，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使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完全離開資產階級，以便鞏固無產階級與這些羣衆的聯盟，以便吸收這些羣衆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底事業，以便使無產階級對這些羣衆實行國家的領導。

第三，利用無產階級底政權，以便組織社會主義，以便消滅階級，以便過渡到無階級的、無

國家的社會中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三點底聯合。在三點裏面，無論那一點都不能算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唯一的特徵，反轉來說，在這三點裏面，只要是缺掉某一種，那末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下，無產階級專政便不成其爲專政了。因此，在這三點裏面，隨便去掉那一點，就一定會發生曲解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的危險。只有把這三點合而爲一，才能給我們一個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的和周到的概念。

無產階級專政是有自己的各個時代，自己的各種特殊形式，各種不同的工作方法。在國內戰爭時代，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暴力方面。但是從這裏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國內戰爭時代，並沒有任何的建設工作。如果沒有建設工作，那末就不能進行國內戰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情形却恰巧相反，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表現得明顯的，是專政底和平的、組織性的、文化的工作，革命的法律等等。但是，從這裏，同樣也是絕不能得出結論，說在建設時代，專政底暴力方面已經消失或者可以消失。在建設時期中，鎮壓底機關，軍隊及其他的組織，也和國內戰爭時代一樣，都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些機關，那末專政底多少有保證的建設工作，是沒有可能的。

不要忘記，革命暫時還祇在一個國家內獲得了勝利。不要忘記，依然還有資本主義的包圍，那末也就會有干涉的危險以及由此危險而產生的各種結果。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文本，一七九——一九〇頁）

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暴力，而且在領導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以大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力來建設超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對資本家和地主的關係上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暴力；（二）對農民的關係上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三）對整個社會的關係上是建設社會主義。瞭解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注意到這三方面，否則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必受到篡改的損失。只有從這三方面來觀察才能得着整個完滿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問題與回答」）

2.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結束階級鬥爭，而是在新的形式下繼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1. 「社會主義者」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根

基來源就是他們不能把階級鬥爭的思想貫徹到

底……

無產階級專政是在新的形式下繼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焦點就在這裏，他們不了解這一點。

無產階級是一個特殊的階級，繼續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

2. 國家只是——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階級鬥爭中的武器。

關於國家的舊的成見（參看「國家與革命」）。國家的新形式——B 節的題目；這裏只提到這點。

3.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形式不能如以前一樣。五個新的（主要的）任

務及相適應的新形式：

4 ( (1) ) . 鎮壓剝削者的反抗。機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完全忘記這一點是時代的任務 (和內容) 。

剝削者的反抗在他們未推翻前就開始，並在他們推翻後從兩方面加激。鬥爭到底或者「播弄是非」 (如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 。

由此：

( aa ) 階級鬥爭特殊的 (高度的) 殘苦。

( bb ) 反抗的新形式，適應於資本主義和他的最高階段 (陰謀十意工十對小資產階級的反應等等) 。

而特別是：

5 ( (2) ) ( rr ) 國內戰爭。一般的革命和國內戰爭 ( 1649年 1793年 ) 參照考茨基1902



年的「社會革命」。

在資本主義國際體系時代的國內戰爭。

國內戰爭和黨的「消滅」(考茨基)，恐怖和國內戰爭。

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社會主義者」的落後無知和卑鄙的胆小)。

{ a ) 俄國，匈牙利，芬蘭，德國。  
{ b ) 瑞士和美國。

參照馬克思1870年：教訓無產階級掌握武器

十國內戰爭與革命戰爭的相結合之不可避免(

。1871——1914年的時代和國內戰爭時代。

參照俄國共產黨綱)。

6 ( (3) ) 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的中立。

共產黨宣言(反動的與革命的「如此……這樣……」)。

「統治階級」。統治排斥「自由和平等」。

考茨基的「土地問題」。

中立是在修正的形

「引導」，「領導」，「引誘」這幾個概念

式下的同樣惡化的意思。

的階級內容。

中立在實際上是用強力來停止（恩格斯18

95年）。

例如：

說服等等

吸引十停止，（如此……這樣……）。

農民與工人。農民是勞動者，農民也是剝

削者（投機者私有者）。「如此……這樣…

…」。在鬥爭中的動搖。鬥爭的經驗。

「一種反動的羣衆」：恩格斯1875年對公社

的態度。

7（4）「利用」資產階級

「專家」。不僅鎮壓反抗，不僅「中立

」，而且要他工作，強迫他為無產階級服務。

參照俄國共產黨黨綱「軍事專家」

8.（5）教育新的紀律

（a）無產階級專政與職工聯合會

（s）共產主義的禮拜六。

（r）清黨與他的作用

(「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論無產階級專政」，五——七頁，一九二〇年)

3. 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是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對於小資產階級勞動羣衆的領導，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裏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已經獲得勝利和已經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這階級鬥爭是爲要反對已經失敗了的，可是還沒有消滅，還沒有絕跡，還沒有停止自己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是爲要反對這個加緊了自巳的反抗行動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先鋒隊與勞動羣衆中爲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智識界等等），或者說與勞動羣衆大多數之間所建立的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一個聯盟，這是爲完全推翻資本、完全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及資產階級底復辟企圖起見的聯盟，這是爲最終創造和鞏固社會主義起見的聯盟。這是特殊式樣的聯盟，這個聯盟是在特殊的環境中，即在猛烈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中形成的；這是社會主義底堅決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底動搖的同盟者間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底堅決擁護者

與「中立派」之間的聯盟（那時聯盟從關於鬥爭的協定變成關於中立的協定）。這是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都各不相同的階級之間的聯盟。用關於「自由」、「平等」、「勞動民主底統一」的一般詞句，即是從商品經濟時代的理論荷包裏抽取斷片，來避開研究這個聯盟底具體形式、具體條件、具體任務，這只有腐朽的伯恩派或黃色國際派的腐朽的英雄們如像考茨基和馬爾託夫之流才可以做得到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關於欺騙人民的自由的口號」的演說之序言」，三二頁，一九一九年）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不在於僅僅是暴力，而主要的不在於暴力。它的主要的實質就在於勞動羣衆的先進部隊，勞動羣衆的先鋒隊，勞動羣衆的唯一領導者——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無產階級的目的就是創造社會主義，消滅社會上階級的劃分，使社會上的全體人員都成爲勞動者，取消任何人剝削人的基礎。這個目的是不能立即實現的；它需要一個比較長期的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是因爲生產的改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是因爲社會生活一切部門底根本改變需要時間；這是因爲只有在長期的堅忍的鬥爭中才能征服那巨大的習慣勢力——拘守小資產階級性的和資產階級性的管理方式的習慣勢力。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

史時期，是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在這整個的過渡期間，資本家對這種變革的表示反抗，同樣資本家的爲數很多的幫手——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的自覺的反抗，爲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和傳統所異常的薰陶過的廣大勞動羣衆，農民也在內，往往是不自覺的反抗。在這些階層中動搖是不可避免的。農民是勞動者，他們傾向於社會主義，他們寧願工人專政較之資產階級專政好。農民是麵包商人，傾向於資產階級，自由貿易，即是倒退到「習慣的」、舊的、「往昔的」資本主義去。

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一個階級的政權，他的有組織性和有紀律性的力量，他的集中的權力——依靠在資產階級的一切文化、科學、技術的成果之上集中的權力，他對任何勞動者心理上的無產者的親近，他在鄉村中或小生產中散漫的政治很少發展的很少堅定的勞動人們前面的威信，這都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引導農民以及一般的整個小資產階級跟目己走。這裏關於一般的「民主」的詞句，關於「統一」的詞句，關於「勞動民主統一」的詞句，關於一切「勞動人們」的「平等」的詞句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這些詞句爲庸俗化了的社會國家主義派和考茨基派所嗜好的，這些詞句無補事實。這些詞句只是掩蔽人們的眼睛，攪亂人們的覺悟，鞏固資本主義的、議會主義的、

資產階級民主的舊的愚蠢，惰性和守舊。

消滅階級是長期的、困難的、堅持的階級鬥爭的事情，在推翻資本政權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後，階級鬥爭並不絕跡（如像舊社會主義的和社會民主派的劣種所想像的一樣），只是改變了它的形式，而在許多方面變成更爲殘酷的。

反對資產階級反抗的階級鬥爭，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惰性、守舊、不堅決、動搖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應當堅持自己的政權，鞏固自己的組織的影響，達到使那些懼怕離開資產階級和非常不堅定跟無產階級走的階層中立，鞏固新的紀律，勞動羣衆的同志的紀律，他們與無產階級的堅固的聯繫，他們團結於無產階級的周圍，用這種新的紀律，社會聯繫的新的基礎來代替中世紀的農奴的紀律，來代替資本主義下的飢餓的紀律，「自由」僱用奴隸的紀律。

爲要消滅階級，需要一個階級的專政，這個階級正是被壓迫階級中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不僅能够推翻剝削者，不僅無情的鎮壓他們的反抗，而且在思想上剷除一切資產階級民主的意識，剷除關於一般的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庸俗的詞句（在事實上，正如馬克思很早就指出過，這種詞句就是說商品所有主的「自由和平等」，資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和平等」）。

不僅如此。只有從被壓迫階級中的這個階級，它在與資本幾十年的罷工和政治的鬥爭中訓練了，團結了，教育了，鍛鍊了，用自己的專政來消滅階級，只有這個階級，它自己把握着城市的、工業的、大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它有勇氣和能力來保持這種文化，來保存和往前發展這些文化的成果，使這些成果成爲全體人民全體勞動者所得到的東西，只有這個階級，他善於忍耐一切的重担、考驗、困苦、偉大的犧牲，——誰要是唾棄舊的、而爲新的將來開拓道路，那麼歷史必然地要把這些東西放在他身上；只有這個階級，在它裏面最優秀的人們充滿着仇恨和鄙視一切市儈的和虛僞的東西，——在小資產階級中在小僱員中在「智識份子」中對這些東西正是這樣的旺盛；只有這個階級，它「經歷了勞動鍛鍊的學校」，並善於用自己的勞動能力來感動一切勞動羣衆一切誠實的人們的尊敬。（「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三一四——三一六頁，一九一九年）

### 三、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是到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階段

反對「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口號的意見之一，就在於認爲專政應是「統一的意志」（見「火

星」第九十五期），而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統一的意志是不可能的。這種意見是不能成立的。因爲它對於統一的意志的概念，是根據抽象的「立學的」解釋。意志在某一方面是可以統一的，而在另一方面是不可以統一的。在社會主義問題上，和爲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無統一的意志，但這不是說在民主主義問題上和爲實現共和政體的鬥爭中也無統一的意志，如果忘了這點，就等於忘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在邏輯上和歷史上的分別。如果忘了這點，就等於忘了民主主義革命的全民性質，若是「全民的」，那就是說這裏有「統一的意志」，因爲民主主義的革命是一個實現全民需要與要求的革命。超乎民主主義範圍以外，自然說不上無產階級與農村資產階級意志的統一。這兩個階級間的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民主共和制基礎上，這種階級鬥爭將成爲爭取社會主義的最深刻且最普遍的民衆鬥爭。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像世間一切其他事物一樣，是有他的過去與將來。其過去的方面，爲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君主政體、特權等。在與這個過去與反革命作鬥爭時，無產階級與農民有「統一的意志」之可能，因爲他們有共同的利益。其將來的方面，——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僱傭工人反對僱主的鬥爭，爲社會主義的鬥爭。因爲這裏的道路，不是由專制制度達到共和制度的道路，而是由小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達到社會



## 主義的道路。(註一)

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的成份與將來的成份自然是交相錯綜着，前一條路與後一條路總是交相混雜着。僱傭勞動及其反對私有制的鬥爭，在專制制度下就是有的，而且它在農奴制度（註二）之下就已萌芽了。但還有不妨礙我們在邏輯上和歷史上劃分爲幾大發展的時期。我們都是主張把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兩個對立的東西，而且都是主張必要把這兩個革命嚴厲分開的；但是，難道能否認爲歷史上前一革命與後一革命底單個的、部份的成份是交相錯綜嗎？難道在歐洲民主革命時代，不會有過許多社會主義運動與社會主義嘗試嗎？又難道在將來歐洲社會主義革命時，不還有許多帶着民主主義意義的東西要完滿解決嗎？

凡是社會民主派，都應時刻不忘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是必然要與民主共和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鬥爭的。這是毫無疑義的。唯其如此，所以社會民主派應是一獨立的嚴格的階級政黨。

(註一) 在自由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發展將更爲廣汎而迅速，很快地，就要結束這個意志底統一，而且反革命與反動被壓倒得越是迅速，則這個意志的統一便越結束得迅速。

(註二) 這裏「農奴制度」是指俄國一八六一年「改良」以前的俄國土地問題——校者。

唯其如此，所以我們與資產階級「共同殺敵」，是帶着臨時的性質，所以「對待同盟者應如對待敵人一樣」，應取嚴厲監視的態度。凡此等等，也都是毫無疑義的。但若因此便忘記，不顧或輕視目前臨時過渡的緊急任務，那便是笑話，是反動。與專制奮鬥——是社會主義者一個臨時的過渡任務，但若不顧或輕視這個任務，使無異叛賣社會主義，為反動服務。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自然只是社會主義者一個臨時的過渡任務，但若在民主革命時期置這責任於不顧，那簡直是反動。

具體的政治任務，應在具體環境中指出來。一切都是相對的、流動的、變遷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沒有把共和政體這一要求載入自己的黨綱。那裏的情況是這樣，就是共和政體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實際上很難分開（可是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批評愛福特綱領時，也曾警告德國人不要輕視共和政體以及為爭取共和政體而奮鬥的意義！）（註）俄國社會民主黨中，連關於要取消黨綱裏和日常煽動工作中共和政體這一要求的問題都未發生過，因為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要說共和政體問題與社會主義問題有不可間斷的聯繫，簡直是談不到的。一八九八年德國社會民主派不特別把共和政體問題看作首要的問題，是一種很平常而不容有任何非難的自然現象。如果德國社會民主派在一八四八年把共和政體問題放在一邊不理，那他們便成爲直接叛賣革命的叛徒了。抽象的

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

當與專制制度的鬥爭要完結時，俄國民主革命時期便要成爲過去；若在那時候還來談什麼無

（註）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愛福特綱領」是該黨在一八九一年愛福特城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的。這個綱領底起草人和校閱人，就是考茨基。列寧這裏所提到的關於這個綱領草案的批評是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中寫的。這個批評一直經過十年之久才在一九〇一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雜誌「新時代」上發表出來，其標題爲「對於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的批評」。在這些批評中恩格斯提到民主共和國對於無產階級爭取自己專政的意義。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真的，法律似乎是不許在綱領中公開發出共和制度要求，雖然甚至在路易菲力潑統治時的法蘭西以及現在的意大利，也可以提出這種要求了。但就德國人從來不敢公開提出共和制綱領這件事實看來，已足證明有一種人是多麼的錯誤，他們認爲在德國可以提出以和平手段溫和地建立共和制度，不但建立共和制度，並且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在綱領上不載明共和國這一個要求，當然是可以的。但據我的見解，則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提出的，就是要求集中一切政權在國民代表會議手裏。這現在也就算够了，如果不能再前進的話。」

產階級與農民底「意志的統一」，和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等話，便要成爲笑柄。那時候，我們便要直接的想到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且詳細地來討論這個專政。而現在呢，先進階級的政黨，不能不特別努力以求達到民主革命對專制的堅決勝利。而民主革命底堅決勝利不是別的，就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

（「列寧全集」第八卷，「兩個策略」）

## 第三章 無產階級專政是國家的新形式，蘇維埃

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的國家形式

一、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特點是新形式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或蘇維埃的民主

1. 斯大林同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形式的國家，關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從上面的說話中，已經可以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在不侵犯舊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條件下面更換政府人員，更換「內閣」等等。各國的孟塞維克與機會主義者，非常懼怕專政，好像懼怕洪水猛獸一樣，他們因為懼怕得太厲害，便把所

謂「爭取政權」的觀念來代替專政的觀念，他們通常把「爭取政權」歸結爲更換「內閣」，歸結爲由謝德曼和諾斯克，麥克唐納爾和亨德遜這一類人來組織新內閣和登台執政。用不着解釋，這種以及諸如此類的更換內閣，是與無產階級專政，與由真正的無產階級爭取真正的政權，毫無相同的地方，麥克唐納爾和謝德曼在保留着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下掌握政權，所謂他們的政府，並不是別的，而不過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御用機關，祇是帝國主義瘡癤底遮蓋物，祇是資產階級用以反對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底革命運動的工具。當資本沒有屏風就不方便、就不順利和難於剝削和壓迫羣衆的時候，牠就需要這些政府來做屏風。當然，這種政府之出現，乃是「他們那裏」（就是說，在資本家們那裏），在「希普喀」那裏，情況不安底象徵，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政府免不了仍是舊資本底加以粉飾的政府。麥克唐納爾或謝德曼底政府與無產階級爭得政權是相隔得這樣遠，正好像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府底更換，而是新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新的地方政權機關和新的中央政權，是在舊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底廢址上面產生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國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在資產階級秩序底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而是在推翻資產階級之後，在破壞

資產階級秩序的過程中，在剝奪地主和資本家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是在把基本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拿來社會化的過程中，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針對於資產階級施行的暴力拿來做依據的革命政權。

國家是由統治階級運用來鎮壓其階級敵人底反抗的機器。在這個關係上，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與其他任何階級底專政都沒有區別，因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是鎮壓資產階級的機器。但是這裏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在於，一切舊有的階級的國家是少數剝削者對於多數被剝削者的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多數被剝削者對少數剝削者的專政。

總而言之：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統治不受法律所限制，依靠着暴力，而得到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們底同情和幫助。（參看「國家與革命」）

從這裏便要得出兩個基本的結論：

第一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是給一切人的，也給貧人、也給富人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是新式的民主國家——給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以民主的國家，應該是新式的專政國家——爲反對資產階級而施行專政的國家，」：（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

三九三頁)。考茨基及其夥伴們底言論，說什麼普遍的平等，「純粹的」民主，「十足的」民主等等，這都是以資產階級的精神掩飾這樣一件無可疑義的事實：就是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是不能有什麼平等的。<sup>5)</sup>「純粹」民主底理論，是爲帝國主義強盜所收買的和參養的工人階級上層分子底理論。論理論底使命，就是要來掩飾資本主義底瘡癥，粉飾帝國主義和賦與牠以精神上的力量來反對被剝削的羣衆。在資本主義之下，被剝削者沒有得到而且沒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這至少是因爲房屋、印刷所、紙料堆棧等等——爲着利用「自由」權起見所必須的東西——都是剝削者底特權。在資本主義之下，由被剝削羣衆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的事情，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這至少是因爲在資本主義底條件之下，甚至於就是在有最民主的制度的國家裏，政府都不是由人民所指定的，而是由路特希理德和司丁尼斯，洛克費爾和摩爾根這般人所指定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底民主，是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被剝削者的大多數底權利的，是用以反對這大多數人的，祇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被剝削者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底管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大多數人底民主，是依靠於限制剝削者的少數人底權利的，是用來反對



這少數人的。

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專政底發生，不能夠是資產階級社會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平發展底結果，——牠的發生祇能夠是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破壞資產階級的軍隊，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機關，破壞資產階級警察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內戰爭」底序言上說：

「工人階級不能夠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國家機器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本身的目的。」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給顧格爾曼的書信內又說：無產階級革命應該，

「……不像向來一樣，把官僚軍閥的機器，一手傳一手，而應該將這架機器打破……」

這是歐洲大陸上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

馬克思在這裏只說到歐洲大陸，這樣便給了各國機會主義者和孟塞維克一個藉口來喊道：可見，馬克思會假定說，資產階級的民主，經過和平道路來發展到無產階級的民主，是不可能的，至少對於歐洲大陸以外的幾個國家（英、美）是不可能的。的確，馬克思會假定說有這種可能，他會有根據來假定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美兩國有這種可能性，因為當時還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還

沒有帝國主義，由於特殊的發展條件，這些國家中還沒有發展的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發展的帝國主義未出現以前，情形曾經是這樣。但是經過三四十年以後，這些國家中的情形已根本改變了；在這個時候，帝國主義已發展並普及到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時候，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在英美也已經出現了；在這個時候，英美和平發展底特殊條件已經消滅了——把這些國家看作例外，這也自然應當失去時效了。

#### 列寧說：

「現今，在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這種例外要失去時效了。英國和美國，本來是英吉利撒克遜「自由制」——在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個意義上說——底最大的和最後的代表，現在，牠們已經完全墮入一般歐洲式的、征服一切和壓制一切的官僚軍閥機關底這個污濁的、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無論在美國，「一切真正人民革命底先決條件」就是打破、破壞「現成的」（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造成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善地步的）「國家機器」。」（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五頁）

換句話說：關於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規律，關於以打破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作為這種革命底先決條件的規律，乃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裏的革命運動底必不可免的規律。

當然，在遙遠的將來，假如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獲得勝利，假如現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將由社會主義包圍的形勢所代替，那時候，某幾個資本主義國家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些國家裏的資本家們因感覺到國際環境「不利」，會認為最好是「自願地」向無產階級大讓步。但是這種推想祇是關於遙遠的和可能的將來。對於最近的將來，這種推想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是絕對沒有任何根據的。

因此，列寧說得很對：

「如果不用暴力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和不用新的來代替牠，那末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四二頁）

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形式。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就是壓倒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這是明顯的。但是要利用什麼組織才可能完成這種巨大工作呢？在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基礎上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底舊式組織，

對於這種工作是不够用的，——這是無容懷疑的事情。究竟是無產階級那種新式組織能够成爲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掘墓人，不但能够打破這架機器，不但能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且能够成爲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底基礎呢？

無產階級底這種新式組織就是蘇維埃。

蘇維埃與舊式組織比較，牠的優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無產階級最包括一切的羣衆組織。因爲牠，而且祇有牠才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這些唯一的羣衆組織，就是牠包括所有的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工人和農人、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因此，在這個組織中，羣衆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可以最容易地和最完全地實現牠對羣衆鬥爭的政治領導。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革命鬥爭，羣衆政治發動，羣衆暴動底最強有力的機關，是有本事去打破財政資本底無上威權及其政治附屬物的機關。

就是在於，蘇維埃是羣衆本身底直接組織，即是羣衆底最民主的，也就是最有威權的組織，

也能盡量展開羣衆在爲破壞舊制度，在爲建設無產階級新制度的鬥爭中的革命毅力，倡導性和創造能力。

蘇維埃政權就是由各地方的蘇維埃聯合起來和形成起來的總的國家組織，無產階級——牠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的先鋒隊，它是統治階級——底國家組織，就是說，聯合起來的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正是從前受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那些階級底最廣泛的和最革命的組織，現在是「整個國家政權，全部國家機關底經常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這樣一些羣衆，這些羣衆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在法律上雖有平等權利，而在「實際上，則被千百種方法和詭計所排擠而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享受民主的權利和自由，而現在，這些羣衆則被吸收來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是起着決定作用地參加對於國家的民主管理。」（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三頁）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蘇維埃政權是國家組織底新形式，它與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和議會主義的形式，有原則上的差別。它是新式樣的國家，這個式樣的國家不是適合於剝削和壓迫

勞動羣衆的任務，而是適合於使他們完全解除一切壓迫和剝削的任務，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底任務。

列寧說得對：蘇維埃政權一出現，「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主義底時代就完結了；全世界歷史底新篇章回：無產階級專政底時代，就開始了。」

蘇維埃政權底特點在那裏呢？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在有階級存在的條件下一切可能的國家組織中的最廣泛的和最民主的國家組織，因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剝削的農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聯絡和合作底場所，它在自己的工作中心既然依靠着這個聯絡和合作，所以它就是大多數人民統治少數人民的政權，就是這大多數人民的國家，就是這大多數人民的專政底表現。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是階級社會底一切國家組織中最有國際性的組織，因為，它既然是破壞一切的民族壓迫而依靠着各民族的勞動羣衆底合作，所以它就使這些羣衆聯合在統一的國家聯盟內的事業，易於做到。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按其本身結構來說，就能夠使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底先鋒隊，

就是說使無產階級，就是說使蘇維埃底最有團結的和最有覺悟的核心，易於領導這些被壓迫的和被剝削的羣衆。

列寧說：「一切革命和一切被壓迫階級運動底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底經驗，教訓我們知道：祇有無產階級才能够統一和領導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中零散的和落後的階層。」（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四頁）蘇維埃政權底結構，使這種經驗底指示易於實行。

就是在於，蘇維埃政權，將立法權和行政權合併爲統一的國家組織並以生產單位——工廠，來代替地域的選舉區，這樣，牠就把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與國家管理機關直接聯繫起來，教育他們去管理國家。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够使軍隊擺脫對資產階級的指揮部的服從，將它由在資產階級制度下面壓迫人民的壓迫工具變爲使人民從本國的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底鐵蹄下面解放出來的解放工具。

就是在於，「祇有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才能够一下子和最終地破壞舊的機關，就是說破壞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司法的機關。」（參看同上的地方）

就是在於，蘇維埃形式的國家，吸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羣衆組織來經常地和無條件地參加國家管理，祇有它才能準備國家組織底衰亡，這種衰亡就是將來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底基本成份之一。

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就是經過長久的尋找而終於尋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的範圍中，應該完成無產階級底經濟解放，社會主義底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種形式底萌芽。蘇維埃政權是它的發展和完成。

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列寧說：

「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不僅是更高式樣的民主機關底形式……而且是唯一的能够保證最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一頁）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中文本，五二——六〇頁）

## 2. 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形式的國家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是「政治的過渡時期」，明顯的，這時期的國家是從國家到無國家的過



渡，即「在國家的原意上已再不是國家」。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點上彼此並不矛盾。

但是甚至馬克思說過「共產主義社會將來的國家性」!!因此，甚至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將有國家性!!這真是否矛盾呢？

不：

I——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國家是原意上的國家。

II——（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過渡式的國家（不是原意上的國家）。

III——共產主義社會：國家的衰亡。

因此：

I——民主只能是殘缺的形式，永遠不能是

資產階級需要國家。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

不需要國家，它的衰亡。

完全的徹底性和明確性!!

I——只是為富人的和為極少數無產階級上

層份子的民主。「貧人得不到民主」!

完全的。

II——爲貧人的，爲十分之九的人民的民主 階級的反抗。  
II——民主幾乎是完全的，只限於變壓資產  
，用暴力鎮壓富人的反抗。

III——完全的民主，民主成爲習慣，因此民 III——民主真正完全的，變爲習慣，因此而  
主的衰亡，讓位於這個原則：「各盡所能，各 衰亡……完全的民主等於無任何民主。這不是  
取所需」(參看19行) 奇論，而是真理！

(「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二六五——二六六頁)

### 3. 巴黎公社是新形式國家第一次歷史經驗

公社不得不從最初就承認取得統治的工人階級不能再利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統治；如若  
工人階級不願意失去它剛才獲得的政權時，則它應該，一方面取消全部舊的，直到現在用來反對  
它自己的那種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保證它自己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宣佈無例外的撤換一切他  
所要反對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一直到現在，國家的特徵在那裏呢？最初社會用簡單的勞動分工

的方法，替自己建立了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利益。但是經過了相當的時期，這些爲他們特殊利益服務的機關（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政權）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了，這種現象的發生，不僅在世襲的君主政體內，即在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如此的。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美國那樣「政治家」成爲人民如此特出，如此有力的集團。那裏兩大政黨（註）互相更迭的佔着統治的交椅，這種政黨裏面的管理者，又是那些把政治當作謀利事業的人，他們拿合衆國國會或是各州州議會的議席，常做投機事業，或是以替本黨煽動爲生活，在本黨勝利後則得到相當職位的報酬。大家都已知道，在最近三十年來，美國人爲了推翻這種不能令人忍耐的桎梏，不知道化了多少氣力，然而他們還是一天天跑到賣官鬻爵的泥坑中去。正是美國可以最明顯的看出，這國家政權如何從社會的工具變成了特出於社會的機關。那裏沒有皇朝，沒有貴族，沒有常備軍（除了幾個監視印第安人的兵士之外），沒有那種擁有經常位置與領取養老金權利的官僚。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兩派政治的投機家，如何輪換地佔據政權，用最骯髒的方法，爲最卑鄙的目的來運用這一政權。

（註）共和黨與民主黨，在早先時期，民主黨是代表地主的南部底利益，共和黨是代表工業的北部底利益。現在這兩黨都是金融資本底代表。

——而全國國民，則無力起來反對這兩大政客的聯合，這些人表面上是給國民服務，實際上却是剝削他們與統治他們的。

爲了反對這種國家機關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這種轉變，在一切直到現在所有的國家中必然要發生），公社採取了兩個不錯的辦法：第一，一切職務，行政官、法官、教員，都任命由普選權所選舉的人去負擔，同時確定了根據選舉人的決定隨時運用撤換被選舉人的權利；第二，一切公社的辦事人，不論是上層與下層的，都只得到其他工人所得到的薪額。公社一般所付的最高薪俸，只有六千法郎。這樣，就造成了一座有效的阻礙物，使得那些沒有公社委任狀的代議機關的代表來爭權奪位鑽營私利。

在「內戰」第三章，很詳細的敘述了這種舊的國家政權的摧毀，與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權代替舊的。但是在這裏再一次簡略地來說一說這種代替的幾個特點是必要的，因爲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的崇拜，已經從哲學轉爲資產階級的甚至許多工人的共同意識了。根據德國哲學家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體」，或是翻成爲哲學的語句，是「上帝在地上的統治」，在這領域上存在着，或是應該存在着永久的真理與正義。從這上面，就產生對於國家、對於一切有關國家的事

物之迷信的尊敬。而且因爲人們從出世以後，即習慣於那種思想，以爲全社會的共同的事業與利益，如不照前的方法，即不經過國家與其高俸厚祿的官吏之助，就不能得到實現與保護，正由於如此，所以對於國家迷信的尊敬，就更容易深入了。人們設想着，如果他們脫離對於世襲君主政權的信仰而開始成爲民主共和國的擁護者時，他們將是非常勇敢向前進一步。實際上國家仍不過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而在民主共和國，並不比較君主國爲差。在最好的條件之下，國家也不過一種病態，這種病態當作遺產轉交給在爲階級統治的鬥爭中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勝利的無產階級，如同巴黎公社一樣，必須立即地消滅這個病態之最壞的方面，直至在新的自由的社會制度中成長起來的後代，有能力把這個國家性的整個垃圾拋棄時爲止。

近來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庸人，又開始在「無產階級專政」幾個字的前面，體驗到最大的恐怖了。親密的先生們，你們願意知道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專政。（恩格斯，「法國內戰」的序言，中文本「法蘭西內戰」，十五——十八頁）

#### 4.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或蘇維埃的民主

無產階級的民主（它的形式之一即爲蘇維埃政權），使恰恰爲絕對大多數民衆，爲被剝削者

與勞動者的民主，能得到世界上向來所沒有見過的發展與擴張。如像考茨基那樣寫了整本關於民主的書（其中有二頁說到專政，有數十頁說到「純粹的民主」），而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這就是等於用自由主義的方法，把問題完全曲解了。

拿對外政策來說吧。無論那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內，對外政策都是不公開的。到處是欺騙羣衆，在民主的法國、瑞士、美國、英國、這個欺騙比別的國家還要百倍的擴大，百倍的巧妙。蘇維埃政權用革命的方法撕裂了對外政策中之秘密黑幕。考茨基對於這一點却没有注意到，他對於這一點默而不言，雖在掠奪的戰爭與「瓜分勢力範圍」（即強盜資本家之瓜分世界）的秘密訂約之時代，這有絕大的意義，因為和平問題，幾千百萬人民生死問題，都是以此爲轉移的。

拿國家底組織來看吧。考茨基抓住了一些「小事情」直至「非直接的」選舉（在蘇維埃憲法內），而問題的本質他却沒有看到。國家機關——國家機器之階級的本體，他是沒有注意到的。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下，資本家用幾千百種詭計（「純粹的」民主愈是發達，則這種詭計愈是巧妙、愈是有效力），來排除羣衆，使其不得參加管理，不得享受集會自由與出版自由等等。蘇

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嚴格來說是第二個，因為「巴黎公社」已開始這樣做）吸引羣衆，即被剝削的羣衆，來**直接**管理。勞苦羣衆之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之下，國會從來沒有解決最嚴重**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銀行），爲幾千百種牆垣所阻隔着，所以工人們都顯然知道而且感覺到，都看到而且接觸到，資產階級的國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是敵人階級、剝削者的少數人的機關。

蘇維埃是勞苦羣衆與被剝削羣衆自己的直接組織，它使他們容易有盡量的自己建立國家，自己管理國家的可能。恰恰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城市無產階階在這種情形之下得有一種優勢，就是它被各大企業極好地聯合起來了：它最容易舉行選舉與注意選舉。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地，使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容易聯合在它們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周圍。舊的資產階級的機關——官僚制度富人特權、資產階級教育、交通等等底特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愈是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其花樣也愈多）——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都消除了。出版自由不再是虛僞的了，因爲印刷所與紙張都從資產階級那裏拿來了。對於最好的建築、宮室、地主的住宅，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成萬這類最好的房屋一下子從資產階級那裏拿來了，這樣使

羣衆的集會自由權，增加了千萬倍的「民主化」，因爲沒有這個自由，則民主不過是欺人之談。對於非地方的蘇維埃之非直接的選舉，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更爲便利，使在生活沸騰，而需要有很快地召回自己的地方代表，和派遣代表到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去的可能的時期，全部機關對於工農更加便宜，更加活動，更加接近於他們。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比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要更其民主到一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更加民主到一百萬倍。

不看到這點的，不是資產階級的自覺的奴僕，便是政治生命已經完全死亡的、受了骯髒的資產階級的書籍所蒙蔽而看不到活潑生活的、充滿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的、和藉此便在客觀上把自己變成了資產階級走狗的那種人。

不注意到這一點的，祇有那些不能從被壓迫階級的觀點去提出問題的人。

試問全世界上，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其中中等的、廣大的工人，中等的、廣大的雇農，或鄉村的一般半無產者（即被壓迫羣衆底代表，民衆最大多數的代表）如像在蘇維埃俄羅斯一樣，享有在最好的紙張底貯藏所，以表示他們的思想，擁護他們的利



益的這種自由，享有提出恰恰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去「建設」國家底這種自由？考茨基先生要在任何一國內略知世界大事的工人與僱農中找到對這問題的回答發生懷疑的，恐怕千萬之一也得不到吧。而且這種設想，簡直是可笑，當全世界的工人們，從資產階級的報紙中聽到了一些是承認真理的消息，他們在本能上就同情於蘇維埃共和國，因為他們認定它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爲着貧人的民主制而不是爲着富人的民主制（任何的甚至最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實際上就爲着富人的民主制）。

管理我們的（並且「組織」我們的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這是簡單的、明顯的、無庸爭辯的真理，這是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最民主的國家也在內）裏而被壓迫階級中無數百萬的人們，以自己的生活的經驗中所知道的，每日所感覺到的和接觸到的真理。

而在俄國，官僚的機關已經完全打破，絲毫不剩了，把一切舊的法官也完全趕走了，資產階級的國會也驅逐了，而建立了恰恰爲工人與農民所更加容易接近的代表機關，他們的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他們的蘇維埃駕馭了官吏，他們的蘇維埃變成了法官選舉者。就是這一件事實已足以

使一切被壓迫階級承認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還要民主到千百萬倍。

考茨基簡直不了解一切工人所都了解而明白的真理，因為他「忘記了」提出這個問題：爲着那一個階級的民主？他從「純粹的」（即是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底觀點去推論。他的論據正像沙士比亞戲劇中的希洛克：「一磅肉」，其他什麼也不管。一切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

我們必須對學者考茨基、「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考茨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是否能有平等呢？

在討論「第二國際」思想上的領袖底著作時，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來，這是十分離奇的，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要論到考茨基——就必須對這位學者說明，爲什麼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列寧選集」中文本，解放社版，第十二卷一四九頁）

##### 5. 蘇維埃的基本特點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

蘇維埃是新的國家機關，它（蘇維埃）（一）給我們以工農的武裝力量，這種力量，不像舊

的常備軍那樣，和人民分離，而是和人民密切相連的；在軍事方面講來，這個力量，比較以前一切軍隊，都無比地強大得多；在革命方面講來，它不能爲任何其他力量所代替。（二）這個機關對於羣衆和大多數人民發生絕頂密切的不可分離的易於檢察和易於恢復的聯繫，在從前的國家機關之下，這種連繫，簡直是夢想不到的。（三）由於這個機關的成份照人民的意志所選舉，照人民的意志來撤換，沒有官僚主義的架子，所以比以前的機關都要更加民主些。（四）它和各項的職業，緊密地相連，因之它可以不經官僚主義方法而促成各色各樣的深入民衆的改良。（五）它是一種組織形式，即是被壓迫的工農階級裏面最覺悟最堅強最先進部份的先鋒隊的組織形式，經過這種機關，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可以提高教育、訓練，和領導這些階級中的廣大羣衆，這些羣衆，直到現在，總是完全處在政治生活及歷史之外的，它使我們可能把國會制度與直接民主的長處結合，就是說，它把立法的作用和法律的執行，結合於人民所選舉的代表身上。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相比，這點正是在民主主義的發展上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一種進步。

……如果革命階級的人民創造力，沒有創立蘇維埃，那麼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或許就是無望的事情，因爲無產階級不能以舊的機關來維持政權，而新的機關，却決不能立刻成立起來。（

「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

鞏固和發展蘇維埃政權——無產階級和貧農(半無產者)專政的形式——這是已為經驗所明證的形式，這是為羣衆運動和革命鬥爭所提出的形式。

鞏固和發展應當是包括實現(更加廣泛的、普遍的、有計劃的實現)那些歷史上落到這個國家政權形式——新形式的國家身上的任務，即是：

(一)聯合和組織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也只有他們，即只是工人、貧農、半無產者，自動的排除剝削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富有者的代表；

(二)聯合被壓迫階級底最活動的、積極的、覺悟的一部份，他們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應當澈頭澈尾的教育整個的勞動人民，使他們在實際上而不是理論上自動的參加國家的管理；

(三)消滅議會制度(這是立法工作與行政工作的分離)；把國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聯合。把管理與立法結合。

(四)把整個國家政權機關和國家管理機關較之過去的民主制度底形式更加密切的與羣衆聯

繫。

(五) 創立完全不脫離人民的工農的武裝力量(蘇維埃——武裝的工人和農民)。全民武裝的組織性是完全實現全民武裝的初步之一。

(六) 更其完全的民主制度，因為形式主義更少，選舉和罷免也更容易。

(七) 更密切的(直接的)與職業聯系，與生產的——經濟的單位聯系(按照工廠作坊，按照農民的地區和手工業界來選舉)。這種密切的聯系就有可能來實現深刻的社會主義的改造。

(八) (如果不是整個的，也是部份的有混進過去的人)這種密切的聯系就有可能來消除官僚，拋開他們，實現這個可能的開始。

(九) 把民主制度問題的重心點，從形式上承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貧人與富人形式上平等，轉到實際上實現為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人民所享用的自由(民主)。

(十) 蘇維埃國家組織的往前發展，應當是使蘇維埃每一個成員除參加蘇維埃的會議之外，有着義務來担承對國家管理的經常工作；然後，就是使全體人民每個都逐漸的吸收參加蘇維埃的組織(在服從勞動羣衆的組織之條件下)，同樣担承國家管理的職務。(「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關於蘇維埃政權的十個提綱」三七一——三七二頁，一九一八年)

## 二、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工農政府口號的內容

決不能把我們的國家與我們的政府混淆起來，即是說決不能把我們的國家，與我們的政府混而為一。我們的國家是無產者取國家政權的形式的階級的組織，其使命在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的政府，是這種國家組織的上層機關，是這種國家組織的領導的上層。政府可能錯誤，政府可能犯錯誤，威脅到無產階級專政暫時的破壞的危險，但這還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不正確的錯誤的原則，不能做過渡時代國家組織的原則。這只能說領導的上層不好，領導的上層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是不適合於無產階級的專政，這種政策，應當改變為適合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國家與政府，照它的階級性質是同類的東西，但政府自有它的範圍，它不能包括國家的一切。

它們在機體上是相互聯系的，相互依助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把它們混為一談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不能把國家與政府這兩個問題混淆起來，同樣，不能把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上層領導機關混淆起來。

更不能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的階級性質是很明顯的——它是在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這一切都是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下，究竟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的趨向何在？它就是要採用怎樣的路線與方法，藉此，可以在我們農業的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目的。無產階級國家之所以需要，爲的是鎮壓剝削者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的政府之所以需要，除上述一切以外，還爲着指出這些路線與方法（日常政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內，無產階級佔少數農民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內，要實現上述任務，沒有這些路線和方法是不可能。這些路線與方法是什麼，他們的趨向何在呢？他們的趨向在基本上是要採取步驟來保持鞏固工人與農民基本羣衆的聯盟，是要保持和鞏固當權的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除此種聯合外，如果是我們的政府在這個聯盟之外和不經過這個聯盟就毫無力量，我們就沒有可能來實現剛才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任務，難道這還要證明嗎？這種聯盟，這種聯歡，究能存在得好久；蘇維埃政府鞏固這種聯盟，鞏固這種聯歡的政策將要繼續到什麼時候？明顯的，將一直繼續有階級的時候爲止，將一直繼續到有政府存在的時候爲止，政府是階級社會的表現，是無產

階級專政的表現。這裏我們必須注意到，甲、我們需要工農聯盟，不是爲要把農民當作一個階級來保存，而是要改造他們，使之適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利益；乙、蘇維埃政府鞏固這個聯盟政策，不在鞏固階級，而在消滅階級，而在加緊消滅階級的速度。因此列寧說得很對，他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保存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自己的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第十八卷上冊，第三三一頁）不用證明的，惟有列寧的這種主張，而非其他主張，才是蘇維埃政府日常政策的指導路線，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在目下發展的階段中，實際上就是保存和鞏固工人和農民基本羣衆聯盟的政策。在這種意義上——也祇在這種意義上，而不是在他的階級性質的意義上——蘇維埃政府是工農的政府。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脫離列寧主義的道路，就是否認無產階級與農民勞苦羣衆聯盟的思想。不承認這一點就不啻說聯盟是一種陰謀，而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動，我們施行新經濟政策，爲的是「煽動」，而不是與農民基本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不承認這一點，就不啻說，我們的革命不能够滿足農民基本羣衆的根本利益，就不啻說，他們的利益是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就不啻說，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與農民基本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就不啻說列寧合作社的計劃是不能成立的，就不啻說，孟塞維克及其



應聲蟲是正確的等等。只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便會馬上明瞭用「煽動」的眼光去觀察工農聯盟問題的陳腐與無謂，所以我在「問題與答覆」一書上說工農政府的口號，並不是「武斷宣傳」，也不是「煽動」的手段，而是絕對正確的革命口號。

簡單說：關於決定我們革命的基本目的——國家和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這是一回事；關於政府的日常政策這個政策的路線和方法的問題——實現上述目的所必需的，這是另一回事。這兩個問題，無條件的是互相聯系的。但這不是說，他們可以混同起來，可以混為一談。

你可以看見，決不能把國家和政府的階級性質的問題與政府的日常政策的問題混淆起來。似乎這裏有一個矛盾存在：根據政府的階級性質，他是無產階級的政府，它怎樣能稱為工農政府呢？但是這裏的矛盾只是推測想像的。老實說，有幾個神經過敏的同志在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兩個公式中，也想找出這樣矛盾，因為第一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政權」(第十六卷第二八二頁)，而第二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羣衆的先鋒隊——無產階級與無量多的非無產階級勞動羣衆(小資產階級、小私有者、農民、智識份子等等)之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第十六卷，第二四一頁)。在這兩個公式中有沒有矛盾呢？當然是沒有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譬如

說在與農民基本羣衆的階級聯盟之下怎樣能達到一個階級的政權（無產階級）呢？就是經過當權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先鋒隊）在這個聯盟中實現其領導作用。無產階級的一個階級的政權，是藉這個階級與基本農民羣衆聯盟的幫助來實現的，在國家的形式中來領導農民，這就是這個公式的基本意思。那裏又有矛盾呢？在對農民基本羣衆的關係上來說，什麼叫做國家的領導呢？譬如，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期內，這時候我們獲得了無產階級農民的專政，在那時候，是否有過這樣的國家領導呢？沒有過，這不是那樣的領導。對農民的關係上來說，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領導。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即是說：（甲）資產階級已被推翻；（乙）無產階級已握政權；（丙）無產階級不與其他階級分掌政權；（丁）無產階級引導農民基本羣衆建設社會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工農專政之下也是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是說：（甲）資本主義仍是基礎；（乙）革命的民主的資產階級當權，在政權的成分中，資產階級佔優勢力量；（丙）民主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分掌政權；（丁）無產階級把農民從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下解放出來，在政治思想方面領導他們並準備推翻資本主義的爭鬥。你可以看到，這裏的差別，是根本的差別。

同樣需要說到工農政府問題。我們政府的是無產階級的性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主義的

任務，並不妨礙我們的政府，恰恰相反，而是推動我們的政府，必須推動去實行保存和鞏固工農聯合的政策，作爲在我們農民國家內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階級任務的重要工具，因此稱這個政府爲工農政府，這裏有什麼矛盾呢？列寧實行工農政府的口號，並決定我們的政府的性質爲工農政府，這都是對的，還不明白嗎？

一般的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在我們國家內，藉它的幫助實現一個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一種異常複雜的東西。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喜歡這樣的複雜性，不合他們的口味。我知道，在他們中間，有很多同志是抱着「少費氣力的原則」的觀點，貪圖簡而又易的系統。有什麼辦法呢：因爲第一，列寧主義必須把握實實在在的東西（絕不能把列寧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第二，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最簡單最容易的「理論」，並不一定常常是最正確的。

你在來信中，噓聲嘆氣的說：

「一般同志對此問題所犯的罪過，是在他們或者僅僅是談到國家或者僅僅是談到政府，因此，他們不能給一個最後的回答，完全忽視了這兩個概念之間應有的關係。」

我承認，在我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中實有此種「罪過」，特別是如果我們注意到有些不很努

力的「讀者」，他們自己不願意好好來讀「列寧全集」，而要求人家替他們將每一句都澈底的分析一下。這有什麼辦法呢，因為第一，我們做指導工作的同志，異常忙碌，整天為日常工作所糾纏，不使他們有可能來把列寧主義逐句的加以解釋；第二，總要留點工作給「讀者」，因為他們終久必須由馬虎的翻閱「列寧全集」，而走向深刻的研究列寧主義。應當說，如果「讀者」對於列寧主義不肯深刻的研究，那「讀者」的怨嘆（像你一樣），和「誤會」時常會發生的。

譬如，拿我們國家這個問題來說。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的國家，不論根據它的階級性質，或是根據它的政綱，它的基本任務，它的行動，它的實際來說，它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自然，還有某些「官僚主義的曲解」。回憶列寧的定義吧：

「工人國家是一個抽象。在事實上，我們有的工人國家，第一，它的特點，是在一個工人佔少數農民佔多數的國家內，第二，工人國家尚帶有官僚主義的曲解。」（第二十六卷，九十一頁）

懷疑這點的，只有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和一些反對派份子。列寧屢次說明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政權，是無產階級的政權。這一切都是早已共知的了。但是還有不少的「讀者」，他們過去和現在仍然冒充列寧的話，說列寧有時稱過

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其實，這裏並不難了解，列寧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的定義，更不是否認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他所說的是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必須實行無產階級與農民基本羣衆的聯盟，因此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應當是朝着鞏固這個聯盟。

試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一七四頁；第二十五卷——五〇，八〇頁；第二十六卷——四〇，六七，二〇七，二一六頁；第二十七卷——四七頁。在這些著作中，以及其他幾種著作中，列寧決定我們國家的性質爲「工農」國家。可是如果不在這些地方列寧所說的不是估計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而是決定鞏固工農聯盟的政策，這個政策，是從我們農民國家的條件下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和社會主義的任務中所產生出來的，如果不了解這些都是很奇怪的。在這種有條件的和有限制的意義上來說，只有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才能講到在上述所指的列寧著作中關於「工農」國家。至於說到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我已在上而說過了，列寧對這一點曾給了一個確切的說法，不容許有任何的曲解，即是：我們的國家是工人的國家，有農民佔大多數，有官僚主義的曲解。（斯大林，「關於工農政府問題」回答第米特也夫同志）

### 三、無產階級的國家的官僚主義的曲解，官僚主義的根

#### 源及與之鬥爭

在結論中關於與官僚主義作鬥爭的問題，我只來說幾句話，這個問題佔據了我們很多時間。還在去年夏天在中央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在八月中央在給全體組織的信中又提到了這個問題，在九月在黨的臨時大會上又提出過這個問題，在蘇維埃的十二月大會上又在更大的範圍內提出了這個問題。無疑的，官僚主義的創傷是有的；大家都承認有，而且必需真正的與它作鬥爭。自然，在那次討論中，在有些綱領中對於這個問題的提出，是非常膚淺的，而且整個的來說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看這個問題……必需使我們大家都懂得，與官僚主義作鬥爭是絕對必須的鬥爭，而且這個鬥爭的複雜，如同與小資產階級的散漫作鬥爭的任務一樣複雜。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中，官僚主義如同疥瘡一樣，我們的黨綱說到這一點，因為官僚主義是與小資產階級的散漫相聯系的。要診好這個病，只有勞動羣衆的聯合，使他們懂得不僅是歡迎工農檢察院的指令，——難道我們這裏歡迎指令的還少嗎？——而且要使他們懂得經過工農檢察院來實現自己的權利，這是現在

還沒有的，不僅在鄉村，而且在城市，甚至在首都的城市都還沒有！甚至常常是那裏吶喊反官僚主義最兇的地方不懂得實現自己的權利。對這種情形應當非常非常之注意。（『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在十次大會上關於俄國共產黨（布）中央政治活動的報告」，二一九——二二〇頁，一九二一年）

拿官僚主義問題來說，並與經濟方面一同來看。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在我們的觀點內還不會發生官僚主義的問題。經過十月革命半年後，在我們從上而下的破壞了舊的官僚機關後，我們還不感到這種病態。

經過一年。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二十三日在俄國共產黨八次大會上通過新的黨綱，在這個黨綱內我們直接說到，不怕承認病態，而願意暴露病態，揭破病態，恥辱病態，並喚起與病態作鬥爭的思想、意志、熱情和行動，我們說過：「在蘇維埃制度內官僚主義部份的復活。」

再經過了兩年。一九二一年春天，在第八次蘇維埃大會討論（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了官僚主義問題以後，在俄國共產黨第十次大會上（一九二二年三月），對於與分析官僚主義有密切聯系的爭論作了一個總結，我們更加清楚的、明顯的、嚴重的看到這種病態。官僚主義的經濟根源是什

麼？這些根源主要的有兩個：一方面，發展的資產階級反對工人的革命運動正需要官僚主義的機關，首先是軍事的，其次是法庭的等等。我們這裏沒有這些。我們的法庭是階級的，反對資產階級。我們的軍隊是階級的，反對資產階級。在軍隊中沒有官僚主義，而是在他服務的機關內。在我們這裏，官僚主義的另一個經濟的根源：是小生產者的分離、散漫、貧困、無文化、無出路、不識字、農業與工業間缺乏調整，缺乏聯系和相互配合。（「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論糧食稅」）

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就是，官僚主義埋沒了隱藏在我們制度中的巨大的潛在力，不利用他們，企圖把羣衆的創造性化爲烏有，關在事務房裏，使黨的每種新的發端，都變成細小無聊的食慾。第二，官僚主義的危險，就是官僚主義經不起關於執行情形的審查，他企圖把領導機關的主要指示，變成紙上的、和實際生活完全脫離關係的空話。不僅那些鑽在我們機關中的舊官僚是危險的，而且特別是新的官僚分子，蘇維埃的官僚分子，也是危險的，在這些蘇維埃官僚中，「共產黨員」的官僚分子，還起很大的作用。我說的是有些「共產黨員」，他們是用辦公處的命令，「吩咐」（他們相信這些東西，好像相信偶像一樣）的方法，去代替幾千萬工農羣衆的創造



性和自動性。

這裏的任務，就是打倒我們機關中的和組織中的官僚主義，消滅官僚主義的「道德」和「習慣」，肅清道路，好去利用我們制度中的潛在力，發展羣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

這種任務，並不容易。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的。倘若我們想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來真正改造我們國家，那末，我們無論如何需要把它解決。

在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黨的工作，向四方面進行：發展自我批評，審查各種工作執行的程度，清洗機關，從工人階級的人們中自下提拔忠實的工作人員到機關中去。

這裏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實行這些辦法。（斯大林，「聯共十六次大會中央的政治報告」）

#### 四、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和黨在裏面的領導作用

##### 1. 斯大林同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構」

在上面，我已從無產階級專政底歷史必然性方面，它的階級內容方面，它的國家本質方面，最後是由它的那些應當在整個歷史時期——所謂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裏去完成破壞的和建設的任務方面，講到了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我們應該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構造方面，從它的「結構」方面，從它的那些「聯繫帶」、「槓桿」以及那個「指導力量」底作用和意義——這些東西底總和便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列寧底話），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底日常工作就是藉着這些東西來實現的——方面，來講到這個無產階級專政。

什麼是无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這些「聯繫帶」或「槓桿」呢？什麼是這個「指導力量」呢？爲什麼需要這些東西呢？

槓桿或聯繫帶就是無產階級底這樣的一些羣衆組織，如果不藉助於這些組織，就不能實現專政。

指導力量就是無產階級底先進部隊，就是它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基本領導力量。

這種聯繫帶、槓桿與指導力量，是无產階級所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無產階級在它爭奪勝利的鬥爭中，在有組織的和有武裝的資產階級面前，便會成爲沒有武裝的赤手空拳的軍隊。這些組織是无產階級專政所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組織，那末無產階級在自己的爲推翻

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在爲鞏固自己的政權的鬥爭中，在爲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便會遭受必不可免的失敗。這些組織底有系統的援助和先鋒隊底指導力量是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些組織是什麼呢？

第一，這就是工人底職工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支脈，即許多生產的、文化的、教育的及其他的組織。職工會聯合着所有一切職業底工人。這不是黨的組織。職工會可以說是包括我們這裏的統治階級——工人階級——底全體工人的組織。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它把自己隊伍中的優秀份子提拔出來作所有一切管理部門裏的領導工作。它把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與落後份子聯繫起來。它把工人羣衆與工人階級底先鋒隊聯結起來。

第二，這就是蘇維埃及其在中央和各地的無數支脈，即行政的、經濟的、軍事的、文化的、及其他的國家的組織更加上無數的自動的勞動羣衆團體，這些團體幫助着這些組織並使這些組織與人民連結起來。蘇維埃是城市中和鄉村中所有一切勞動者底羣衆組織。這不是黨的組織。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直接表現。所有一切關於鞏固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辦法，都是經過蘇維埃

來實行的。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經過蘇維埃來實現的。蘇維埃把千百萬勞動羣衆和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連結起來。

第三，這就是所有各種合作社及其所有一切支脈。這是勞動者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這種組織把他們聯合起來，最初是使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聯合起來，然後就使他們以生產者資格聯合起來（農業合作社）。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廣闊建設底時期，這種組織即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它便利無產階級先鋒隊與農民羣衆間的聯繫，並造成一種吸收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共·產·青·年·團。這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不是黨的組織，但它是接近於黨的。它的任務就在幫助黨以社會主義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它替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羣衆組織，造就一些供給所有一切管理部門工作的青年後備隊。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以後，在無產階級底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時期，青年團帶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最後，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的力量就在於它把無產階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中的所有一切無產階級優秀份子都吸收在自己的隊伍裏來。它的任務就在統一無產階

級底所有一切羣衆組織裏的工作，並指導它們的行動，使其向着同一的目的走，向着解放無產階級的目的走。而聯合它們和指導它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走，是絕對必要的，因爲，不做到這一點，無產階級鬥爭底一致是不可能的。因爲不做到這一點，在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領導無產階級羣衆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底政黨，才能統一和指導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着的工作。祇有無產階級底政黨，祇有共產主義底黨，才能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者底這個作用。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這些份子與無產階級底非黨的組織有直接的聯繫，而且常常領導它們；第二，因爲黨既然是工人階級裏的優秀份子集合的地方，所以它就是一個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這些領袖能够領導本階級底一切形式的組織；第三，因爲黨既然是造就工人階級領袖的最好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就是這樣一個唯一的組織，只有這個組織才能够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起來，並這樣來把工人階級底所有的和各種各樣的非黨組織都變成服務機關和聯繫帶，使黨與階級聯結起來。」（請參看「關於列寧主義

底基礎」)

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領導力量。

「黨是無產階級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列寧底話)。

總之：職工會是無產階級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生產方面把黨與階級聯系起來；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底組織，這個組織首先就是在國家事業方面，把黨和這些勞動羣衆聯系起來；合作社主要地是農民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首先是在經濟方面，在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把黨與農民羣衆聯系起來；共產青年團是工農青年底羣衆組織，這個組織底使命是幫助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以社會主義精神去教育青年和培養青年的後備幹部；最後，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系統裏的基本的指導力量，它的使命就是領導所有這些羣衆組織，——這就是專政「結構」底一般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系統」底一般狀況。

如果沒有黨，沒有這個基本的領導力量，那末，多少長久的和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這樣一來，如果用列寧的話來說，那末「一般和整個說來，結果就是一個在形式上非共產黨

的、敏捷的、比較廣大的、很強有力的、無產階級的機關，經過這個機關，黨與階級及羣衆密切聯繫起來；經過這個機關，在黨領導之下，實現着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三頁）

這當然不是說，黨能够，或者應該，代替職工會、蘇維埃以及其他的羣衆組織。黨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黨並不是直接地來實現專政的，它是藉助於職工會，經過蘇維埃及其他支脈來實現這個專政的。沒有這些「聯繫帶」，多少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

列寧說：

「如果沒有一些能够使先進階級底先鋒隊與這階級底羣衆們聯系起來，使這階級和勞動羣衆們聯繫起來的「聯繫帶」，那是不能實行專政的」……「黨是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而這個先鋒隊就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沒有職工會這樣的基礎，那是不能實現專政的，那是不能執行國家職能的。爲要實現這些職能，就必須經過許多也是新式樣的特別機關：就是經過（注意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蘇維埃的機關。」（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十五頁和六十四頁）（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一九五頁）

## 2.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共產黨的作用

(8) 舊的「古典的」分類，把工人運動分爲三個形式（政黨、職工會與合作社），顯然這已是過時的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提出了工人專政的基本形式——蘇維埃。在最近的將來，到處提出新的分類：：(一) 政黨 (二) 蘇維埃和 (三) 生產聯合會。但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應當不變的和有系統的去領導在蘇維埃中的工作以及革命的生產聯合會中的工作。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隊——共產黨應當以同一的方法，來領導整個工人階級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教育的鬥爭。共產黨應當是生產聯合會、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一切其他無產階級組織形式中的靈魂。

蘇維埃的發生，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既定的主要形式，這一點也不抹殺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當德國「左派」共產主義者（參看他們的黨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四日致德國無產階級的宣言，署名德國共產主義工黨）宣言，說「黨應當更其適應蘇維埃的思想並採取無產階級的性質」，這是對這個思想一種糊塗的說法，好像共產黨應當溶解在蘇維埃中，好像蘇維埃能夠代替共產黨。

這個思想是深刻的、不正確的和反動的。



在俄國革命的歷史上我們看到整個的時期蘇維埃走向了反對無產階級政黨並擁護資產階級代  
理人的政策。在德國也一樣看到了。這還有可能在其他國家看到。

爲着使蘇維埃能够執行自己的歷史使命，相反的，必須要有這樣强有力的共產黨存在，使它  
能够不是簡單的「適應」蘇維埃，而是能够堅決的影響蘇維埃的政策，並逼迫蘇維埃自己拒絕「  
適應」資產階級和白黨的社會民主派，善於經過蘇維埃內的共產黨黨團引導蘇維埃跟共產黨走。

誰提議共產黨要「適應」蘇維埃，誰要看到在這種「適應」內加強黨的「無產階級性質」，  
那末誰對黨對蘇維埃都是徒勞無益的。我們愈是善於在各個國家創立强有力的共產黨，「蘇維埃  
的思想」取得勝利也就愈是快。現在許多的「獨立」社會主義者，甚至右派社會主義者在口頭上  
也承認「蘇維埃的思想」。不讀這些份子曲解「蘇維埃的思想」，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可能，  
就是我們有强有力的共產黨，能够決定蘇維埃的政策，並引導蘇維埃跟自己走。

(9) 工人階級不僅在奪取政權以前，不僅在奪取政權的時候需要共產黨，而且在政權已轉到  
工人階級手裏以後，也需要共產黨。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在廣大的國家內已掌握三年政權，證明  
在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後共產黨的作用不僅不減少，反而極端的增加。

(10)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的第二天，無產階級的黨還是如以前一樣仍只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但是，正是工人階級的這個部份組織了勝利。如我們在俄國所看到的，共產黨在二十年的期間（如我們在德國所看到的，在許多的年間），不僅在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而且也在與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是資產階級的影響在無產階級中的傳導者——的鬥爭中，鍛鍊出許多自己的最堅定的、最有遠見的、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戰士。只有在工人階級這個優秀部份的堅固的組織具備之下，才能够克服在勝利後的第二天放在工人專政前面的一切困難。組織新的無產階級的紅軍，事實上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用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底萌芽來代替它，反對工人個別集團的行會傾向的鬥爭，反對地方主義和鄉土主義的鬥爭，在各部門中開拓建立新的勞動紀律的道路，——所有在這一切部門中，決定的意見是屬於共產黨的，它的黨員用自己活的模範，引導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跟自己走。

(11) 無產階級政黨的需要，只有在隨階級的完全消滅而降低。在到共產主義最後勝利的道路上，現代的三個主要的無產階級的組織，可能將要改變，並逐漸的凝結為工人組織的一個形式。但是共產黨完全的溶解為工人階級，只有當共產主義變為與自然界鬥爭，並整個的工人階級都成

共產主義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

### 3. 反對托派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的專政看作一個東西

如果在黨與工人階級之間，先鋒隊與工人階級之間，已經有正確的相互關係，那末就不能把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領導（「專政」）對立。可是從這裏應該得出結論，就是尤其是不能把黨與工人階級，把黨底領導（「專政」）與工人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蘇林同志根據關於不能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對立起來這一點，便作出了一個不正確的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黨底專政」。可是列寧不但說到這樣的對立是不容許的。他同時還說到把「羣衆的專政與領袖的專政」對立起來也是不可容許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而把領袖的專政與無產階級底專政當作一個東西呢？如果我們走上這一條路，我們就應當說，「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我們的領袖底專政」，而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的這種政策，實際上正是弄到這樣的愚蠢的議論……。

季諾維夫關於這一點的態度是怎樣的呢？

季諾維夫實質上也與蘇林同志底觀點一樣。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

不過有這樣的分別，就是蘇林同志說得很直截、更明顯，而季諾維夫却在那裏說含糊話。只要拿季諾維夫底「列寧主義」這本書裏的下面一段話來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

季諾維夫說：

「蘇聯現存的制度，從它的階級內容看來，是什麼呢？這是無產階級專政。蘇聯政權底直接彈簧機是怎樣的呢？是誰實現工人階級底政權呢？是共產黨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註）蘇聯政權底法律上的形式是怎樣的呢？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新式國家制度是怎樣的呢？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二者是絲毫不相矛盾的。」（請參看「列寧主義」第三

七〇至第三七一頁）

說二者不相矛盾，這當然是對的，如果把黨底專政對於整個工人階級的關係了解爲黨底領導的話。可是怎能根據這點就在無產階級專政與黨底「專政」、蘇維埃制度與黨底「專政」之間劃一個等號呢？列寧曾把蘇維埃制度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一個東西，而他是對的，因爲蘇維埃，我們的蘇維埃，是勞動羣衆在黨的領導之下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的組織。可是列寧在什麼時候，什

注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註。

麼地方，在什麼著作內，會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把黨的「專政」與蘇俄埃制度看作相等的東西，如現在季諾維夫所幹的一樣呢？不僅只是黨底領導（「專政」），而且就是領袖的領導（「專政」）也與無產階級的專政不相矛盾的。那末，可不可以根據這一點就宣佈說，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是說，黨專政的國家，就是說，領袖專政底國家呢？季諾維夫所偷着和胆小地實行的「原則」——把黨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恰巧就要得出這個荒謬的結論。

據我所找到的在列寧底無數著作中，只有五個地方，他曾經順便提到黨底專政。

第一個地方，就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爭論，那裏他說：

「當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是一黨專政，而提議——這點你們已經聽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統一戰線時，我們說，「是的，一黨專政，我們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而我們決不能離開這個基礎，因為這是這樣一個黨，這個黨在幾十年中爭得了全體工廠製造廠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地位。」」（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二三頁）

第二個地方，就是在「爲戰勝高爾察克告工農書」中，那裏他說：

「有人（特別是孟塞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人，甚至於他們的「左派」）以所謂「一黨專政」。布爾塞維克共產黨人底專政這些恐嚇字眼來恐嚇農民。在高爾察克底實例中，農民已經學會了不怕什麼恐嚇字眼了。或者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或者是工人階級底專政。」（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四三六頁）

第三個地方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與田納爾的爭辯中。在上面，我已經引了這段演說辭。

第四個地方是在「幼稚病」裏面有九行。在上面，我已經把這段話引用過了。

第五個地方是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大綱草稿中，有一個小題目叫做「一黨專政」，這個草稿曾在「列寧文集」第三卷裏發表。（請參看「列寧文集」第三卷，第四九七頁）

應得指出，在這五個地方中，有兩個地方（第二個地方與第五個地方）的「一黨專政」這幾個字列寧是用在括弧以內的，這顯然就是指明這個公式底不確切的，是借用的意思。

同樣應該指出，在所有這五個地方，關於「黨底專政」對於工人階級的關係，列寧並不是看作照字面本意來講的專政（倚靠着暴力的政權），而是看作黨的領導。

值得注意的，就是列寧在他任何一種主要的或次要的著作中，在解釋或提起無產階級專政及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都連暗示也沒有暗示過，說「無產階級底專政就是我們黨的專政」。恰巧相反，那些著作的每一頁和每一行，都是顯然反對這一公式的。（請參看「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左傾幼稚病」等等）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黨底作用的提綱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字（真正是找不到一個字）是說到黨底專政的。而這個提綱都是在列寧直接指導之下規定的，並且列寧會屢次引用過，認為是關於黨底任務和作用的正確說法底模範。

所有這些都是說明什麼呢？

都是說明：

（一）列寧未曾認為「黨底專政」這個措辭是無容責備的，精確的措辭，因此這個措辭在列寧底著作中用得異常之少，並且有時還加上括弧；

（二）有少數地方，列寧與敵手辯駁時會不得已而講到黨的專政，他在那裏通常講的是「一黨底專政」，即是說我們黨獨掌政權，不與別黨分享政權，而且他總是解釋道，黨底專政對於工

人階級的關係，應當了解爲黨底領導，黨底領導作用；

(三) 凡是在列寧認爲須要以科學精神規定黨在無產階級專政系統中的作用時，他完全只是講到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這樣的情形有幾千次）；

(四) 正因此列寧「連想都沒有想到」把「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寫在關於黨底作用的基本決議案內——我所說的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底決議案；

(五) 有些同志把黨底「專政」，因而也是把「領袖底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看作同樣的東西，或者企圖看作同樣的東西，從列寧主義上看來，他們是不對的，他們在政治上是近視的，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就是違背先鋒隊與階級間正確相互關係的條件。

我還不去說，「黨底專政」這個措辭如果沒有上述的附帶語，可以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造成許多危險和政治缺點。使用這個沒有附帶語的措辭，那就等於：

(一) 暗中告訴非黨的羣衆說：不要胆敢反對，不要胆敢議論，因爲黨無所不能，因爲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二) 暗中告訴黨的幹部說，行動要勇敢些，氣勢要強硬些，也可不聽從非黨羣衆的意見，



——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

(三) 暗中告訴黨的上層說：可以任意自滿，或許還可以稍許矜誇，因為在我們這裏是黨底專政，「因此」也是領袖底專政。

正是在現在這時候，指出這些危險是很適宜的，因為現在是羣衆底政治積極性高漲底時期，這時候黨有決心仔細諦聽羣衆底意見，這對於我們有特別的價值，這時候，黨很細心地看待羣衆底要求，這是我們黨底基本訓條，這時候，黨應當在政策方面有特別的審慎性和特別的靈活性，這時候矜誇的危險是黨底正確領導羣衆這事情上所遇到的最嚴重的危險之一。

不能不記起列寧在我們黨底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過的極寶貴的話。

「在民衆中，我們（共產黨人，——斯大林註）到底還只是滄海一粟，只有我們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只有那時候我們才能管理國家。沒有這一點，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整架機器就要倒塌」（請參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六頁）

「正確地表現出人民所覺悟到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保證黨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底系統中取得

基本領導力量這個光榮作用的必要條件。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上卷，二二三——二一九頁）

## 第四章 高度的鞏固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爲的準

### 備國家衰亡的條件

#### 一、國家衰亡的歷史先決條件

恩格斯關於國家「衰亡」的言論，既然負有這樣大的盛名，被人引證得這樣多，而且這樣明顯地指出了機會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的慣技底本質何在；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言論應該加以詳細的討論。現在我們把這段言論全部照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爲國有財產。可是，這樣一來，就消滅了它自己無產階級的本身，這樣一來，就消滅了一切階級的差別和階級的對抗，同時就連國家都消滅了。在階級對抗中進展着的社會——過去及現今所存在的社會，必需有國家，就是說，必需有剝削階級底組織，以便維持它的生產底外部條件，特別是要強力地來迫使被剝削階級在現存生產方法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如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以內去過

活。國家曾經是整個社會底正式的代表。是社會之集中爲有形的團體；但國家之所以成爲這樣，祇是因爲它是某一個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在當時是單獨地代表整個社會的：在古代，它是奴隸主（國家底公民）底國家，在中世紀時代，它是封建貴族底國家，而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它是資產階級底國家。到了最後，當國家真正變成全社會底代表的時候，它（國家）本身便使自己成爲廢物了。一旦沒有任何一個應被壓迫的社會階級，一旦跟着階級統制之消滅，和由現代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各個生存競爭之消滅，同時由這種競爭所產生的衝突和過分行動也一起消滅的時候——從那時起，便沒有東西要壓迫，也無需乎特殊的壓迫力量的國家了。國家真正以全體社會代表的資格而作的第一個行動——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國家）的最後的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部門又一部門地成爲不需要，而無形中自然泯沒了。此時管理物品的機關和指導生產過程的機關，便來代表治人的政府。國家並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己衰亡的。我們應該站在這個觀點上估量「自由人民國家」這一句話，這句話在鼓勵的意義上可以暫時存在，可是從科學意義上講來，它是不能成立的。同時我們應該站在同一的觀點上來估量一書

夜間廢除國家的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底要求。」（見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具有極豐富的思想的議論中，現代各個社會主義黨所奉為社會主義思想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所說的國家「衰亡」，以別於「廢除」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的學說而已。這樣的截斷馬克思主義，這無異於把馬克思主義化為機會主義，因為這裏的「解釋」，僅僅是留下了一種模糊的印象，以為只有緩緩的、平順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怒潮，沒有革命。對於國家「衰亡」之一般流傳的風行一時的了解，顯然是抹煞革命，——如果不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最魯莽的曲解馬克思主義，這種曲解祇是有利於資產階級，而在理論上是由於忽略恩格斯底「總結」議論（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出來了的）中所指出的最主要的論點和理由。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起頭幾句中就說，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它「即此更消滅國家之為國家」。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一般人都沒有加以思索。尋常一般人對於這句話不是完全置之不

理，便是認爲這是恩格斯底「黑格爾學派的」「弱點」。可是實際上在這幾句話當中，已經簡潔地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一切經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表示出來了。關於這次革命我們以下將另闢一章更詳盡地來討論。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至於他所說的關於國家「衰亡」的話，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無產階級國家底殘餘而言的。據恩格斯底意志，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衰亡」，而是革命中被無產階級所「消滅」的。在這個革命之後，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就會衰亡的。

第二，國家是「特殊的壓迫力量」。恩格斯這個巧妙而極其深刻的定義，他在此地完全明顯地說出了。從這個定義中所得到的結論，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少數富豪對千百萬勞動者的「特殊的壓迫力量」，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特殊的壓迫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的。「消滅國家之爲國家」便在於此。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資料的「行動」也就在於此。而且很明顯的，以另一個「特殊的力量」（無產階級的）來代替一個「特殊的力量」（資產階級的），這樣的更換，是絕對不能以「衰亡」的形式來實現的。

這個問題在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給白拉克的信，此信只在

一八九一年刊於「Neue Zeit, I X, I, 並翻成俄文出版單行本」中講得最爲詳盡。這本出色著作中批評拉沙爾主義的辯論之部，遮蔽了論述的一部，就是：共產主義之發展與國家之衰亡兩者間的關係底分析。

把馬克思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白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培培爾的信，作一表面上的比較，似乎馬克思帶有「國家派」的成分，要比恩格斯更多，兩人對於國家的見解，顯然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向培培爾提議拋去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在政綱中完全廢去國家字樣，而以「公社」代之；它甚至又宣佈說「公社」實際上已經不是「國家」一字原意上的國家了。馬克思則不然，他曾經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底國家」，就是說，似乎他承認甚至在共產主義之下，國家也是必需的。

但是這樣的見解是根本錯誤。如果更深地研究下去，便知道馬、恩兩氏對於國家及其衰亡之見解是絕對一致的，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恰恰是指正在衰亡的國家而說的。

很明顯的將來「衰亡」底日期的規定，是無從說起的，尤其是因爲它顯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表面上的差異，是由於他們所規定的題目底不同和探討底目的有所區別而發生的。恩格斯底任務在於把普通對於國家的流行的偏見（拉沙爾也是一樣同意的）之全部荒謬性，明顯地、激烈地、大書特書地表示給培培爾看。至於馬克思則不過順便提及這個問題，而主要的是側重在另一題目：共產主義社會之發展。馬克思底全部理論，是以最徹底、最完整、最精密、而又最富有內容的形式，來把發展論應用於現代資本主義。這樣，他便自然要把這個理論應用到資本主義底將近的破產和未來共產主義底未來的發展上去的。

試問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問題呢？可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從資本主義之內產生出來，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力量之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絕對沒有要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揣想一件不可推測的東西和那種企圖。他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自然科學家研究一種新的生物形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知道一物底來源，又知道此物變化的一定的方向。馬克思最初便把「哥達綱領」中關於國家與社會的相互關係問題中的糊塗觀念，先行掃除乾淨，他說：

「……現代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它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家中，它是離開中世紀制度



而多少自由的，它依着每一國家歷史發展之特殊的條件而多少有所不同，它多少是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則跟着每一國界之不同而變化的。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與它在瑞士是完全不同的。它在美國與英國也完全不一樣的，所以「現代的國家」實在是一種虛構。

「不管各個文明國家底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如何分歧，可是它們却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之上。所以它們具有某幾個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點意義上，可以說「現代的國家」，以別於現在國家根基——資產階級的社會——消滅時之將來。

「其次問題就是這樣：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取怎樣的一種形式呢？換一句話說，到共產社會的時候，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相似的社會職能遺留着呢？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方法來答覆，無論幾百幾千次的把「人民」與「國家」幾個字去連接起來，而對於這個問題底解決，終究是毫無幫助的……」

這樣馬克思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同時就給了本問題底提法，並且似乎對人

警告說，爲要得到這個問題底科學的答覆，祇能依據確實的科學材料。

這裏首先要指出由整個的發展論，整個的一般的科學所已經完全確定了的結論（這一點是爲烏托邦主義者所忘記，而且現在又爲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就是：從資本主義飛到共產主義，歷史上必要有一個特殊的過渡階段。

## 二、高度鞏固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爲的準備國家衰亡的條件

到了既沒有資本家，又沒有階級，因此對任何一個階級的壓迫也不可能時候，國家也就衰亡下去。

但是國家還沒有全部死亡，因爲那時還保存着決斷實際不平等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要國家完全衰亡必須有完整的共產主義。（「列寧選集」中文本，十二卷，九七頁）

「民主制愈是完備，則它變成廢物的日子愈接近。由武裝工人所組織的「國家」以及「從國家原義上講已經不是國家」的「國家」，愈是民主化，則一切國家的開始衰亡也愈是迅速。」

「唯有共產主義，才能實現真正完善的民主制，但它越完善，便越快的成爲無用的東西，而自然地衰亡下去。」（「列寧選集」中文本，十二卷，一〇四頁，九二頁）

我們是主張國家衰亡。但是我們同時又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直到如今，許多國家政權中之最強有力的一個政權。國家政權的高度發展，爲的是要準備條件，以便使國家政權衰亡，——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這是「矛盾的」嗎？是的，是「矛盾的」。但是，這是生動的矛盾，而且是完全反映馬克思的辯證法。（斯大林：「聯共十六次大會上的報告」）

……有些同志會把關於消滅階級，建立無階級的社會以及國家衰亡的提綱，了解爲替怠惰及高枕無慮的心理作辯護，替緩和鬥爭和削弱國家政權這種反革命理論作辯護。不消說，這樣的人不能和我們的黨有絲毫相同之處。這是脫化份子，或是陽奉陰違的人，應當把他們趕出黨外。消滅階級不是用緩和階級鬥爭的方法而是用加緊階級鬥爭的方法來達到的。國家底衰亡不是經過削弱的國家政權，而是經過儘量加強國家政權而到來的。爲要根本剷除垂死階級殘餘及組織國防來反對那個尙遠未消滅而且還不會立刻消滅的資本主義包圍，必須儘量加強國家政權。

（斯大林，一九三三年正月「聯共中央擴大會的報告」）

### 三、爲鞏固蘇維埃國家而鬥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

#### 期加強社會主義的紀律

可是專政是一個大字眼。而大字眼是不可以隨便亂說的。專政就是鐵的政權，有革命勇氣的敏捷的政權。而我們的政權，現在却過分柔軟，常常少像鐵而多像菓子醬。我們每一分鐘都不應當忘記，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兩方面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一方面，這外來的動作，其方法爲沙芬可夫派、哥茲派、黑格啓科利派、郭尼洛夫派底行動，密謀和暴動，他們醜的「思想上的」反映，在立憲民主派，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報章上源源不絕的誑騙和造謠，——別一方面，是這種自發勢力從內部的動作：利用一切腐敗份子，利用一切弱點來行使賄賂，來助長無紀律性，放蕩性和混亂。我們愈是接近於在軍事上完全壓服資產階級，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對於我們也愈是危險。而與這類自發勢力作鬥爭，不能夠祇靠宣傳和煽動，祇靠組織競賽，祇靠選拔組織者——還應該用強迫手段來進行這個鬥爭。

隨着政權底根本任務由軍事鎮壓手段轉爲管理工作的這個轉變程度，鎮壓和強迫手段底標本表現，將不是就地槍斃，而是法庭審判。在這個關係上，革命羣衆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已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並證明了革命底生機暢旺，他們在關於解散資產階級的官僚主義的司法機關的任何法令尚未頒佈以前，即已開始組織自己的——工農的——法庭。可是我們的革命的民衆的法庭還很軟弱。還可以感覺到，民衆還視法庭爲某種官場的異己的東西，這種山地主資產階級壓迫遺傳下來的觀點，還沒有完全打破。民衆還沒有充分覺悟到：法庭正是吸引全體貧民參加管理國家的機關（因爲司法事務是管理國家的職能之一），法庭是無產階級和最貧農民底政權機關，法庭是訓練農民遵守紀律的工具。民衆還沒覺悟到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事實，即是；如果俄國底主要苦處在於飢荒和失業，那末，要戰勝這些苦難，不是任何一陣熱情所能奏效的，要達到這種目的，祇有各方面的、包括一切的、全民的組織和紀律，來境多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以及工業所需要的糧食（燃料）之生產，及時運輸並正確地分配這些糧食——所以在無論那個經濟中，無論那個事實上，任何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引起饑荒痛苦和失業痛苦的罪人，對這種罪人，應該善於查出，交付法庭給以無情的懲治。而我們現在應與之作最堅決鬥爭的小資產階

級的自發勢力，其表現正在於：人們很少覺悟到饑荒與失業是與組織上及紀律上任何放蕩現象有國民經濟上的和政治的聯繫——人們牢固地保持小私有者的觀點：那怕那邊寸草不生，我總得多撈一點。

（「列寧選集」，第十三卷，中文本，一〇四——一〇五頁）

……無產階級專政在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之下是無條件的必需的，而在我們的革命中這個真理已得到完全的實際的證實。但是，想像得到的專政是堅固的政權、無情的鎮壓剝削者和無情的鎮壓流氓的政權，革命的政權、而我們的政權却極其軟弱。在勞動的時候，保障服從，而且是絕對的服從蘇維埃機關所選舉的或指定的，全體指導代表所委派的（例如鐵路的命令所需要的）蘇維埃的領導者，指導者單一的指揮，還遠遠的不够。這裏表現小資產階級散漫的影響，小資產階級習慣的散漫，根本對抗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對抗社會主義的趨向和情緒。無產階級中一切自覺的應力圖與小資產階級散漫作鬥爭。

（「列寧全集」二十二卷，「關於蘇維埃政權迫切任務的提綱」，五〇二頁，一九一八年）

#### 四、在現階段上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

資本主義底基礎是私有財產，同樣，我們制度底基礎是公有財產。假使資本家曾經宣佈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當時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那麼，我們共產黨人更應當宣佈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以使用這種方法來鞏固生產及商業各部門中的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容許偷竊公有財產，——國家的財產或是合作社和集體農莊的財產都是一樣的，——看不見諸如此類的反革命的荒謬現象，這無異於幫助破壞蘇維埃制度，因爲蘇維埃制度所依靠的基礎是公有財產。我們蘇維埃政府不久以前公佈關於保護公有財產的法令時，就是以上面這一點作出發點。這個法令是目前革命法制底基礎。而最嚴格的實行這個法令便是每個共產黨員底、每個工人底及集體農莊莊員底最首要的義務。

說現代的革命法制和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中的革命法制毫無差別，說現代的革命法制是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中的革命法制底恢復，這是完全不對的，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中的革命法制，其鋒芒主要的是用來反對軍事共產主義底極端性，反對「非法的」沒收和徵納。新經濟政策第一時

期中的革命法制，曾在私有主、個體經濟者、資本家嚴格遵守蘇維埃法律的條件下保障他們的財產底安全。講到現時的革命法制，情形就完全兩樣。現時的革命法制，其鋒芒不是用來反對軍事共產主義底極端性（這個極端性老早就已經不存在了），而是用來反對偷竊和盜賊，反對無賴漢和偷竊公產的人們的。現時革命法制底基本注意點無非就是保護公產。

因此，爲保護公產而鬥爭，用蘇維埃法律所給予我們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作鬥爭，是黨底基本任務之一。

堅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我們現在必須用來剷除垂死階級最後殘餘以及擊破其偷竊陰謀的東西。

（斯大林，一九三三年正月，「聯共中央擴大會議的報告」）

比方，就拿關於建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問題來說吧。黨底第十七次代表會議曾經說：我們向前去創造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當然，無階級的社會，絕不能自流到來的。我們應當用一切勞動者底努力，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辦法，用開展階級鬥爭的辦法，用消滅階級的辦法，用消滅資本主義階級殘餘的辦法，再與國內外仇敵作戰鬥中，來奪得和建成這種社會。



事情看來是很明顯的。

然而誰不知道：列寧主義這種清楚的、最淺顯的提綱之公佈，曾在一部份黨員中，產生了糊塗觀念和不健全的情緒？這個關於我們向無階級社會進展的提綱，本來是一個口號，而他們却了解成了一種自發的過程。他們會盤算說：如果是無階級的社會，那末，這就是說：可以削弱階級鬥爭，可以削弱無產階級專政，而且可以根本結束國家，因為國家在最近的時期內，橫豎是慮當衰亡的。因此，他們就表現了孩子氣的歡樂而等待着，以而很快就會沒有任何階級，——於是也就不會有階級鬥爭，——於是也就再不會有操心 and 麻煩，——因此，也就可以放下兵器，而到寢室裏去睡覺，等待無階級社會底來到（全場都笑起來）。

毫無疑義的，這種糊塗觀念和這些情緒，一模一樣地類似右傾份子底一種觀點，依照這種觀點，舊的應當自流式地生入新的，而我們有一天，會不知不覺地出現於社會主義的社會。

你們由此可以看到，已被擊破的，反列寧主義的派別底思想殘餘，完全有復活的能力，這些殘餘永遠沒有喪失自己的生氣。

顯然的，如果我們黨內的大多數人都有了這種糊塗觀點和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情緒，那麼黨

就成了一個隊伍解散的和武裝解除的黨。

（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底工作報告」，中文本「斯大林言論選集」，一七四——一七五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0110B

037320

全1100-

\$1.30